



資治通鑑綱目第十

起丙子漢章帝建初元年凡五十年  
盡乙丑漢安帝延光四年

丙子 肅宗孝章皇帝建初元年春正月詔廩贍饑民○詔

二千石勸農桑慎選舉順時令理冤獄時承永平故

切尚書陳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

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

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

之以寬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陛下宜

隆先王之道蕩滌滌煩苛之法以濟羣生全廣至德帝

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第五倫亦上疏曰光武承

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  
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  
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姿務為嚴  
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議者反以為能違天心失  
經義非徒應坐豫協亦宜遣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  
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

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  
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上善之倫雖天性峭直然  
常疾谷吏苛刻論 關寵敗沒段彭擊車師匈奴走車  
議每依寬厚云

師復降罷都護及戊巳校尉官班超留屯疏勒等擊

車師斬獲數千北匈奴驚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歿  
欲引兵還耿恭軍吏范羌時在軍中固請迎恭諸將

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迎恭俱歸吏士飢困發  
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唯餘

十三人中郎將鄭衆上疏曰恭以單兵守孤城當匈  
奴數萬之衆鑿山為井煮弩為糧殺傷醜虜數百干

計卒全忠勇不為大漢耻宜蒙顯爵以厲將帥詔拜  
恭騎都尉悉罷戊巳校尉及都護官徵還班超超將

發還疏勒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  
龜茲所滅耳以刀自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抱

超馬脚不得行超亦欲遂其本志乃還疏勒疏勒兩  
城已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

復安地震○秋七月詔以上林池籟賦與貧民○八

月有星孛于天市○哀牢王反郡兵擊斬之

五丁

二年春三月詔三公糾非法詔曰貴戚奢縱無度有  
司莫舉三公並宜明糾

月還坐楚淮陽事徙者四百餘家○大旱上欲封爵  
諸舅太后

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  
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夫外

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  
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

氏比陰氏乎吾夙夜累息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髮  
之罪吾不釋言之不捨晝夜而親屬犯之不止治喪

起墳又不時覺是吾言之不立而耳目之塞也吾為  
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

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勅  
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

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構領袖正白顧視  
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絕歲用冀以默愧其

心猶解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  
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  
亡之禍哉帝省詔悲歎復重請之太后曰吾豈徒欲  
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高祖約無軍  
功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  
邪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  
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  
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  
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  
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上乃  
止太后嘗詔三輔諸馬昏親有屬託郡縣干亂吏治  
者以法聞其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  
其美車服不遵法度者便絕屬籍遣歸田里於是內  
外從化被服如一置織室蠶於濯龍中數往觀視以  
為娛樂常與帝言政事及教授小王論語經書述叙  
平生雍和終日馬廖上疏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  
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  
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  
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  
曰城中好高結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

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  
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  
師今陛下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誠令斯事一竟則四  
海誦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況於行令乎太后深納  
之詔齊國省冰純方空穀○燒當羌反秋八月遣將  
軍馬防校尉耿恭擊之第五倫上疏曰貴戚可封侯  
以富之不當任以職事何者  
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馬防今當西征臣以  
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為意愛帝不從  
冬十二月有星孛于紫宮

寅戊

三年春宗祀明堂○馬防耿恭擊羌大破之詔徵防

還下恭獄免其官馬防既徵還留恭擊餘寇所降凡  
十三種數萬人以言事忤防監營

軍事坐徵下獄免官三月立貴人竇氏為皇后后勳  
之也

也夏四月罷治虜沱石白河初顯宗之世治虜沱石  
白河從都慮至羊腸倉

也

起不居... 欲令通漕連年無成死者不可勝筭帝以謁者鄧訓  
監領其事訓考量彙括知其難成具以上言詔罷其  
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數千人訓禹之子也  
冬十二月以馬防為車  
騎將軍○有司奏遣諸王歸國不許上性篤愛不忍與諸弟乖離故  
皆留京師

卯巳

四年春二月太尉融卒○夏四月立子慶為皇太子

○五月封馬廖等為列侯以特進就第有司請封諸  
豐稔方垂無事從之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  
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  
自降損何意老志不從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以鮑  
辭讓不許乃受爵而辭位許之皆以特進就第  
昱為太尉桓虞為司徒○六月皇太后馬氏崩帝既  
后所養專以馬氏為外家故賈貴人不登極位親族  
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但加貴人王赤綬安車一駟

庚辰

五年春二月朔日食舉直言極諫詔所舉以巖穴  
夏

五月以直言士補外官詔曰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

聞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建武詔  
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  
並可以

補任太傅熹卒○遣弛刑義從就班超平西域班

欲遂平西域上疏請兵曰西域諸國莫不向化唯焉  
耆龜茲獨未服從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

趙守居放堂

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  
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  
牧饒行不比敦煌鄯善間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  
足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  
定陛下舉萬年之勳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  
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徐幹上疏願奮身佐  
超帝以幹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  
莎車以為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  
亦反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欲進攻龜茲以烏孫  
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可遣使  
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

巴辛

六年夏六月太尉昱卒○是月晦日食○秋七月以

鄧處為太尉○以廉范為蜀郡太守

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

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  
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為便歌之曰廉叔  
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

壬午

七年春正月沛王輔等來朝

帝以諸王將入朝遣謁者賜貂裘食物珍果又

使大鴻臚持節郊迎帝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錢  
帛器物無不充備既至詔沛濟南東平中山王贊拜  
不名升殿乃拜上親答之每入宮輒以輦迎至省閣  
乃下上為之與席改容皇后親拜於內皆鞠躬辭謝  
不自安三月歸國詔留東平王蒼於京師○夏五月廢

太子慶為清河王立子肇為皇太子

初帝納扶風宋楊二女為貴人

大貴人生太子慶梁竦二女亦為貴人小貴人生皇  
子肇竦皇后無子養肇為子謀陷宋氏誣言欲為厭  
勝之術乃廢慶為清河王以肇為皇太子出宋貴人  
使小黃門蔡倫案之皆飲藥自殺慶時雖幼亦知避  
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勅皇后令衣服  
與太子齊等太子亦親愛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輿秋

八月東平王蒼歸國

有司復奏遣蒼歸國手詔蒼曰

然數見顏色情重昔時念王父勞思得還休欲署大  
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黃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

言於是車駕祖九月帝如偃師遂至河內詔曰車駕  
送流涕而訣行秋稼觀  
收獲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它輜重不得輒修道  
擾動務省約但患封蕭何末孫熊為鄼侯  
不能脫粟瓢飲耳

未癸

八年春正月東平王蒼卒

初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

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觀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  
葬制為言孝明皇帝大孝無違承奉遵行謙德之美  
於斯為盛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疆秦古者立隴且  
不欲其著明豈况築郭邑建都郭哉上違先帝聖心  
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  
祈豐年也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思臣蒼  
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帝乃止自是朝  
廷每有疑政輒驛使諮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用至  
薨諡曰獻中傳封上王自下梁竦獄殺之太子肇之  
建武以來章奏並集覽焉立也梁氏  
私相慶皇后以是忌梁貴人數譖之諸竇遂作飛書  
陷竦以惡逆竦死獄中家徙九真兩貴人皆以憂死

馬廖馬防有罪免官就國

馬廖謹篤自守而性寬緩

謹揚終與廖書戒之曰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既無  
長君退讓之風而要結放縱無行之客覽念前往可  
為寒心廖不能從防光大起第觀食客常數百人防  
以多牧馬畜賦歛羌胡帝數加譴勅禁遏甚備由是  
權執稍損賓客亦衰廖子豫投書怨誹於是司并  
奏防光兄弟悉免就國詔曰舅氏一門俱就國封四  
廬以慰朕無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其令許侯思慕田  
後復有詔還廖京師諸馬既得罪竇氏益貴盛皇后  
兄憲弟篤喜交通賓客第五倫上疏曰竇憲椒房之  
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甲讓樂善然諸出  
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  
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  
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以  
酒也臣愚願陛下中宮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  
通士大夫防其未萌令憲永保福祿此臣之所至願  
也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  
帝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

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  
 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貴主尚見枉奪况小民哉國  
 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為毀服深謝良  
 又乃得解使以田還主司馬公曰人臣之罪莫大於  
 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責憲善矣然卒不能罪憲  
 則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  
 苟或知之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  
 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人主之  
 深戒也

**下雒陽令周紆獄尋赦出之**  
 周紆為雒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  
 吏數問里豪彊以對紆厲聲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  
 輩豈能知賣菜傭乎於是部吏爭以激切為事貴戚  
 跼蹐京師肅清竇篤夜至止姦亭亭長拔劍肆以班  
 詔遣劍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貫出之以班

**超為西域將兵長史**  
 帝拜班超為將兵長史以徐幹  
 烏孫使者邑到于寘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  
 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拘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  
 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  
 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令詣超受節度

甲申

**元和元年夏六月詔議貢舉法**  
 陳事者多言郡國貢

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幹謂超曰邑前毀君  
 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它吏送侍子乎  
 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今遣之

**大司農**  
 舊交趾貢獻皆從東治汎海沈溺相係弘奏  
 以億萬計遭天下旱邊方有警民食不足而帑藏  
 殷積弘又奏宜省貢獻減徭費以利飢民帝從之

益懈而吏事寢疏詔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曰夫  
 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  
 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  
 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  
 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閱閱然其  
 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  
 彪又上疏曰天下樞要在於尚書而間者多從郎官  
 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  
 大能宜鑒嗇夫捷給之對深

**秋七月詔禁治獄慘酷**  
 道守居政堂



者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又令丙箠長短有數

念其痛毒休然動心宜八月太尉彪罷以鄭弘為太

尉○帝南巡自將徒支柱橋梁有遣使奉迎探知起

居二千冬十月至宛以朱暉為尚書僕射暉嘗為臨

善政民歌之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

其惠時坐法免家居故上召而用之後尚書張林上

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修均輸法暉曰王制天

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得與百姓

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

誠非明主所宜行帝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

三日詔勅出之曰國家樂聞駁議黃髮無愆詔書過

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令以下

惶怖請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病暉曰行年八十

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

負臣子之義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共劾奏暉帝寢

其事詔直事郎問暉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

起十一月還宮○以孔僖為蘭臺令史

謝太學相與論武帝始崇聖道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

其前善鄰房生上書告駟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

下有司僖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

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是

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為惡天下

莫不知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陛下即

位以來政教未過德澤有加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

所非實是則固應俊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

焉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

此事闕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

者矣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習管仲然後羣臣

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為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

不與桓公異哉臣恐卒然蒙枉不得自叙使後世論

者擅以陛下有所比方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

直事郎問暉起居

太醫視疾

太官

賜食

賜毛義鄭均穀各千斛

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義名往

侯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奉檄而入

酉乙

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毋死微辟皆不至奉  
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均兄  
為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為傭歲餘得錢  
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賊終身捐棄兄  
感其言遂為廉潔均仕為尚書免歸帝下詔褒寵義  
均賜米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加賜牛酒  
詔除妖惡禁錮者詔曰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  
人犯罪禁至三屬如有賢才沒齒  
無用朕甚憐之諸以前  
妖惡禁錮者皆蠲除之

二年春正月詔賜民胎養穀著為令詔曰諸懷姙者  
賜胎養穀人三

斛復其夫勿算詔戒俗吏矯飾者詔曰俗吏矯飾外  
貌似是而非朕甚

一歲著為令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  
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

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  
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

道而吏不加治吏或失職其二月行四分曆太初曆  
施行百

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有餘年曆稍後天上命編訃帝東巡帝之為太子也  
受書於汝南張

等綜校作四分曆施行之帝幸東郡引輔及門生  
掾吏會庭中先備弟子之儀使輔講尚書一篇然後

修君臣之禮行過任城幸鄭均舍賜尚書耕於定陶柴  
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為白衣尚書

告岱宗宗祀明堂三月至魯祠孔子帝祠孔子及七  
十二弟子於闕

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帝謂孔僖  
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

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  
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大笑曰非

聖者子孫焉有斯至東平祠獻王陵帝至東平追念  
獻王謂其諸子

言乎拜僖郎中帝至東平追念  
獻王謂其諸子

日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  
也驃騎府吏丁牧周榻以王愛賢下士不忍去遂為

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之皆引見擢為議  
郎夏四月還宮假于祖禰○秋七月詔定律毋以十

道守其及堂

一十二月報囚

詔曰春秋重三正慎三微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止用冬初十

月而冬南單于與北單于戰破之

此匈奴衰耗黨衆離畔南部攻其前

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至是南單于與戰於涿邪山斬獲而還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虜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以慰安之詔百官議鄭弘第五倫等以為不可桓虞袁安等以為當與之虞延斥弘倫亦變色司隸舉奏弘等皆免冠謝詔報曰事以議從策由衆定問問侃侃得禮之容復默抑心非朝廷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乃下詔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今與匈奴君臣分定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勅度遼及中郎將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

戊丙

三年春正月詔嬰兒無親屬及有子不能養者廩給之

帝北巡耕于懷勅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車可以引避引避

之駟馬可輟解輟解之

三月還宮○夏四月收太尉弘印綬弘

自繫獄出之而卒

鄭弘數陳實憲權執大盛奏憲黨張林楊光貪殘吏與光舊因以告

之憲奏弘漏泄密事帝詰讓弘收印綬弘自詣廷尉詔勅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曰竇憲姦惡貫天達地海內疑惑謂憲何術以迷主上近日王氏之禍晒然可見陛下處天子之尊保萬世之作而信讒佞之臣不計存亡之機臣雖命在晷刻死不忘忠願陛下誅四凶之罪以厭人鬼憤結之望帝省章遣醫視弘病以宋由為太尉○五月司空倫罷第五倫比至已薨乞身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程子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而倫視之有異焉是即私矣以袁安為司空○燒當何待安寢與否然後為私邪

羌反燒當羌迷吾及其弟號吾寇隴西郡兵追獲之

之羌即疏勒王忠詐降班超斬之南道詔侍中曹褒

定漢禮博士曹褒請著漢禮班固以為宜廣集諸儒

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

一夔足矣乃拜褒侍中授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曰

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

章和元年春三月護羌校尉傅育擊羌敗死○夏六

月司徒虞免以袁安為司徒任隗為司空○秋鮮卑

擊北匈奴斬優留單于○護羌校尉張紆擊羌斬其

帥迷吾其子迷唐據大小榆谷以叛○改元是時屢

言者咸以為美遂詔改元章和太尉掾何敞獨惡之

謂宋由袁安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

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答

八月晦日食○北匈奴

五十八部來降○曹褒奏所撰制度曹褒依準舊典

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凡百

五十篇奏之帝以衆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

平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降之班超發于寘諸國兵

王發溫宿等兵合五萬人救之超曰今兵少不敵可

各散去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

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

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

營胡大驚亂奔走莎車遂降龜茲等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子戊

二年春正月濟南王康中山王焉來朝上篤於親親

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不遣就國賞賜過度倉帑為虛

何敞奏記宋由曰比年水旱公私屈竭此實損節

用之時而賞賚過度損耗國資夫公家之用皆百姓

位尊任重責大憂深宜先正已以率羣下還所得賜  
 因陳得失奏王侯就國除苑囿之禁節省浮費賑卹  
 窮孤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矣由不能用尚書宋意  
 上疏曰陛下隆寵諸王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  
 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彊幹弱枝者也西平王  
 美等又磐京邑驕奢僭擬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  
 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帝崩廟一如先帝法制范曄  
 發遣歸藩以塞衆望帝崩廟一如先帝法制范曄  
 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苛  
 切事從寬厚盡心孝道平徭簡賦而民賴其慶又體  
 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太子肇即位年十尊皇后曰  
 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皇太后○三月葬敬陵○太后臨朝竇憲以侍中內  
幹機密出宣詔

命弟篤景瓌皆在親要崔駰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  
 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  
 也昔馮野王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克已復禮終受多  
 福外戚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蓋在滿而不挹  
 位有餘而仁不足漢興外家二十保族全以鄧彪爲  
 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

太傅錄尚書事百官總已以聽竇憲以慮有義讓先  
帝所敬而仁厚委隨

故尊榮之其所施爲輒外令慮奏內白太后事無不  
 從慮在位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憲性果急睚眦  
 之怨莫不報復以韓紆嘗劾父諸王始就國○夏四  
 勲獄令客斬紆子以首祭勲冢

月以遺詔罷鹽鐵之禁○旱○冬十月侍中竇憲殺

都鄉侯暢太后以憲爲車騎將軍使擊北匈奴以贖

罪北匈奴亂降南部者歲數千人南單于上言宜  
出兵討伐破北成南令漢家長無北念太后以示

耿秉秉言可討太后欲從之尚書宋意上書曰戎狄  
 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強者爲雄弱者屈服漢興以來

征伐數矣其所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因其來降  
 羈縻畜養邊民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

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  
 勞蓋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

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  
 鮮卑鮮卑外失暴掠內無功賞豺狼貪婪必爲邊患

趙守居改堂  
 通鑑綱目卷十

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為外扞若引  
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會都鄉  
侯暢來弔國憂太后數召見之竇憲懼暢分宮省之  
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而歸罪於暢弟剛使侍  
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之尚書韓稜以為暢在京師  
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姦臣所笑何敞說未由曰敞備  
數股肱職典賊曹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執  
事以為故事三公不與盜賊敞請獨奏案之於是推  
舉具得事實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因自求擊  
匈奴以贖死乃以憲為車騎將軍執金吾耿秉為副  
發兵伐匈奴以鄧訓為護羌校尉擊迷唐破之  
迷唐率兵來脅小月氏胡訓擁衛胡令不得戰議者  
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不宜禁護訓曰張紆失信  
衆羌大動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開城  
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即解去由是湟中  
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鬪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  
乃是得父母也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  
養教諭莫不感悅賞賂諸羌使相招誘號吾將其種  
人八百戶來降訓因發秦胡羌兵掩擊迷唐破之迷

唐乃去大小  
偷眾悉離散

丑巳 孝和皇帝永元元年春鄧訓掩擊迷唐大破之諸羌

來降迷唐欲復歸故地鄧訓發湟中六千人縫革船

衆西徙千餘里燒當豪帥稽顙歸死餘皆款塞納質

於是訓綴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唯置弛刑徒

二千餘人屯田修塢壁下尚書僕射鄧壽史壽自殺竇憲將行

堂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

費國用微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諸

卿稍自引止唯袁安任隗免冠軍固爭前後十上眾皆

危懼安隗正色自若侍御史魯恭上疏曰萬民者天

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  
報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與鳥獸無別是以聖王  
之制羈縻不絕而已今匈奴遠藏去塞數千里而欲  
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今始徵發而  
大司農調度不足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羣

道子居文堂  
通鑑綱目卷一  
三

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  
 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  
 得失臣恐中國不為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太后不  
 聽又詔使者為篤景起邸第侍御史何敞上疏曰今  
 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可慙之耻而盛春東作興  
 動大役復為篤景繕修館第彌街絕里非所以垂令  
 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以憂邊恤民書奏不省竇  
 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尚書僕射到壽有所請託壽送  
 詔獄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誠國家又因朝會厲  
 音正色譏憲等以伐匈奴起第宅事憲怒陷壽以誹  
 謗下吏當誅敞上疏曰壽機密近臣匡救為職若懷  
 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  
 邪忠臣盡節以死為歸臣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  
 以杜塞忠直垂譏無窮壽得減死徙合浦未行自殺  
 夏六月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登燕然山刻石勒功  
 而還竇憲耿秉出朔方塞與北單于戰于稽落山大  
 破之單于遁走斬獲甚衆降二十餘萬人出塞  
 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  
 威德而還遣司馬吳汜奉金帛遺北單于於西海上

以詔致賜單于稽首拜受秋七月會稽山崩○九月以竇憲為大  
 將軍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至是詔憲位次太傅下  
 三公上竇氏兄弟驕縱而景尤甚奴客奪人財

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擅發緣邊突騎袁安劾景擅  
 發邊兵驚惑吏民二千石不待符信輒承景激當伏  
 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不舉劾請免  
 官案罪並寢不報瓌獨好經書節約自修尚書何敞  
 上封事曰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猶饑而食之以毒適  
 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兄弟專朝虐用百姓奢  
 侈僭偪誅戮無罪臣敞區區誠不欲上令皇太后損  
 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  
 祐駙馬都尉瓌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  
 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  
 憲乃白出敞為濟南太傅康有違失敞輒諫大水  
 爭康雖不能從然素敬重敞無所嫌悟焉

寅庚

二年春二月日食○竇憲遣兵復取伊吾地車師遣

子入侍○月氏遣使奉獻初月氏求尚公主班超拒  
 還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

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眾少皆大恐超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及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攻不下抄掠無所得超度其必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賂龜茲伏兵遮擊盡殺之封齊武持其首示謝謝大驚請罪由是歲奉貢獻

王孫無忌為齊王威為北海王初北海哀王無後肅宗以齊武王首創天

業遺詔令復二國至是皆封 秋七月竇憲出屯涼州○九月北匈奴款塞來朝冬竇憲遣使迎之復遣兵襲擊破之

于遣使款塞稱臣欲入朝見憲遣班固迎之會南單于求滅北庭憲復遣中郎將耿譚將騎出塞襲擊北單于單于被創僅而得免南部黨眾益盛領戶三萬四千勝兵五萬

三年春正月帝冠始用曹褒新禮擢二月竇憲遣兵

擊北匈奴於金微山大破之單于走死竇憲以北匈奴微弱欲遂

卯辛

滅之遣左校尉耿夔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大破之獲其母閼氏名王已下五千餘級單于逃走不知所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竇憲殺尚書僕射樂恢竇憲漢出師所未嘗至也

雙任尚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傅毅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賦斂吏民共為賂遺袁安任隗舉奏貶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未有以害之尚書僕射樂恢上疏曰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示天下之私若上能以義自割下能以謙自引則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而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矣書奏不省恢乞骸骨歸憲

風州郡迫脅恢飲藥死於是朝臣震懼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鳴流涕天子大臣皆恃賴之

十月帝如長安竇憲來會帝幸長安詔竇憲與車駕會長安憲至尚書以下議

欲拜之伏稱萬歲尚書韓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驥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左丞

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龜茲姑墨温宿諸國來降○

憲稜舉奏論為城旦

通鑑綱目卷十

通鑑綱目卷十

通鑑綱目卷十

通鑑綱目卷十

通鑑綱目卷十

通鑑綱目卷十

通鑑綱目卷十

通鑑綱目卷十



十二月以班超為西域都護騎都尉○帝還宮

四年春正月立北匈奴於除鞬為單于初北單于既

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袁安任隗以為光武招

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筭可得扞禦

立於除鞬以增國費安又獨上封事曰南單于屯先

父舉眾歸德四十餘年屯又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

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所

養建立無功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况烏桓鮮卑新殺

北單于今立其弟豈不懷怨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

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

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

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負執矯計稱光

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然上竟從憲策初廬

江周榮辟袁安府安舉奏寶景及爭立北單于事皆

榮所具草寶氏客脅榮曰寶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

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得備宰士縱為所害誠所

甘心因救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三月司徒安卒以

賓殮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

丁鴻為司徒○夏四月寶憲還京師○六月朔日食

丁鴻上疏曰昔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

血食今天下遠近惶怖承旨背王室向私門上威損

下權盛人道悖於下効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

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禁微則易救末則難恩不忍  
毒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而明鏡也夫天不可以  
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  
從橫宜因大變改地震○旱蝗○大將軍寶憲伏誅  
政臣失以塞天意

寶氏父子兄弟並為卿校充滿朝廷鄧疊及弟磊母  
元與憲塔郭舉及父璜共相交結舉得幸太后遂謀  
為逆帝知其謀而外臣莫由親接以鈞盾令鄭眾謹  
敏有心幾不事豪黨遂與眾定議誅憲使清河王慶  
私求外戚傳夜獨內之明日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  
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璜舉磊誅之收憲  
大將軍印綬更封冠軍侯與篤景瓌皆就國選嚴能  
相迫令自殺初河南尹張輔數以正法繩景及寶氏

敗醜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今嚴  
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臣伏見夏陽侯瓌  
每存忠善檢勅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  
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宜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  
其言由是瓌獨得全胡氏曰竇氏根據已生逆謀誠  
欲誅之未易舉手和帝年纔十四乃能選用祕臣密  
求故事勒兵收捕中外肅清足以繼孝昭之烈矣所  
可恨者三公不與大政而鄭衆有功由是宦者用權  
馴致亡漢可勝歎哉。竇氏宗族賓客皆免歸故郡  
班固死獄中固嘗著漢書尚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  
昭踵成之華嶠曰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瞻而不  
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豐豐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  
也。固譏司馬遷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  
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  
節甚矣。初竇憲納妻郡國皆有禮慶漢中郡當遣  
吏戶曹李郃諫曰竇將軍不修德禮而專權驕恣危  
亡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  
遣之郃請自行遂所在遲留至扶風而憲就國凡交  
通者皆坐免太守獨不與焉。帝賜清河王慶奴婢  
輿馬錢帛珍寶充物其第慶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

進膳藥所以垂意甚備慶亦小心恭孝自  
以廢黜尤畏事慎法故能保其寵祿焉 以宦者鄭  
衆為大長秋 帝策勲班賞衆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  
矣 秋七月太尉由有罪策免自殺 以黨於竇 八月司

空隗卒以尹睦為太尉錄尚書事劉方為司空 初議  
單于惟方睦同袁安議及竇氏敗 護羌校尉鄧訓卒  
帝思前議故策免由而用方睦焉

迷唐復反 鄧訓卒吏民羌胡旦夕臨者日數千人前  
聽以狀白校尉徐儁儁歎息曰此為義也乃釋之遂  
家家為訓立祠聶尚代訓為校尉欲以恩懷諸羌乃  
詔迷唐使還居大小榆谷迷唐遣祖母詣尚尚自送  
至塞下令譯護送之迷唐遂與諸種屠譯以盟復寇  
金城塞 尚坐免

五年春正月太傅彪卒○隴西地震○北單于畔遣

已癸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唐

兵追斬滅之竇憲既立於除鞬為北單于欲輔歸北庭會憲誅而止於除鞬自畔還北詔討

斬之破鮮卑徙據北匈奴地鮮卑既據匈奴故地匈奴餘種十餘萬落皆自

號鮮卑鮮卑冬十月太尉睦卒以張酺為太尉酺與尚書

張敏等奏曹褒制漢禮亂聖術宜加刑誅帝寢其奏而漢禮遂不行梁王暢有罪詔削

二縣暢與從官下忌祠祭求福忌云神言王當為天子疏深自刻責請還護羌校尉貫友攻迷唐走之貫友

唐於大小榆谷夾逢留大河築城塢作大航南匈奴造河橋欲以度兵迷唐遠徙依賜支河曲

單于屯屠何死單于宣弟安國立安國初為左賢王無稱譽及為單于

左谷蠡王師子以次轉為左賢王師子素勇黠多知數將兵擊北庭受賞賜國中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

安國欲殺之諸新降胡初在塞外數為師子所驅掠多怨之安國因是與同謀議師子覺其謀乃別居五

原界

六年春正月使匈奴中郎將杜崇等殺安國立左賢

王師子為單于安國與崇不相平上書告崇崇斷其

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起兵背畔下公卿議皆以為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與崇微并力責其部

眾為邊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為權時方略亦足以威示百蠻帝從之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

國驚去舉兵欲誅師子師子悉將廬落入曼栢城安國追到城下徽遣吏曉譬不聽崇微因發諸部騎追

赴之安國舅喜為等恐并司徒鴻卒以劉方為司徒誅乃殺安國而立師子

張奮為司空○秋旱○班超發八國兵討焉耆斬其

王廣初龜茲諸國既降焉耆猶懷二心至是討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至于海濱四萬

里外皆重北匈奴降者脅立屯屠何子逢侯叛走出譯貢獻

塞遣將軍鄧鴻等擊之不及鴻及杜崇等皆坐誅鴻  
逗留崇及朱徽坐失胡以陳寵為廷尉寵性仁矜數  
和致胡反皆徵下獄死經典務從寬恕刻敝之風於此少衰

七年夏四月朔日食○秋七月易陽地裂○九月地

震

八年春二月立貴人陰氏為皇后○夏蝗

九年春三月隴西地震○夏六月旱蝗除田租及山

澤稅○秋閏八月皇太后竇氏崩初梁貴人既死宮

為梁氏出者舞陰公主子梁扈奏記三府求得申議  
太尉張酺言狀帝感慟良久酺因請追上尊號存錄  
諸舅帝從之會貴人姊上書自訟乃知貴人在歿之  
狀三公奏請貶竇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帝手詔

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  
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  
虧其勿葬章德皇后○迷唐寇隴西遣將軍劉尚討  
破之○九月司徒方策免自殺○冬十月追尊梁貴  
人為恭懷皇太后葬西陵○以呂蓋為司徒○司空  
奮罷以韓稜為司空

十年夏五月大水○秋七月司空稜卒以巢堪為司

空○冬十月雨水○十二月迷唐詣闕貢獻劉尚坐

謁者耿譚設購賞諸種以劉愷為郎初居巢侯劉般

頗來附迷唐恐乃降父遺意讓其弟憲遁逃十餘歲有司奏請絕其國賈

達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有司不原  
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非所以長克讓南單于

之風成含弘之化也詔聽憲嗣爵徵愷為郎

師子死單于長之子檀立

十一年春二月遣使循行稟貸

十二年夏四月秭歸山崩○秋七月朔日食○太尉

酺免以張禹為太尉○迷唐復叛迷唐既入朝其餘種人不满二千飢

窘不立入居金城帝令還大小榆谷迷唐以漢作河

橋兵來無常故地不可復居辭不肯出校尉吳祉等

促使出塞迷唐復叛寇鈔而去

十三年春正月帝幸東觀帝因朝會召見諸儒魯丕

善丕說特賜衣冠丕因上疏曰說經者傳先師之言

非從已出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

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

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無

令幽遠獨也秋迷唐寇金城郡兵擊破之迷唐復還賜

有遺失也

向塞金城太守候霸擊破迷唐種人瓦解迷唐遂弱

遠踰賜支河首依發羌居久之病死其子來降戶不

滿數雨水○冬詔邊郡舉孝廉詔曰幽并涼州戶口

良吏進仕路狹撫接夷狄以人為本其令緣邊戶口

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一人五萬

以下三人鮮卑寇右北平漁陽○司徒蓋致仕以魯恭

為司徒○巫蠻反寇南郡巫蠻許聖以郡收

十四年春安定羌反郡兵擊滅之復置西海郡安定

降羌

寅壬

亥巳

丑辛

會永初中諸

夏四月荊州兵擊巫蠻大破降之○六

月皇后陰氏廢死

陰后妬忌恚恨有言后挾

大水○

徵班超還京師

班超年老乞歸久之未報超妹曹大

還八月至洛陽九月卒任尚代為都護謂超曰小人

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

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

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

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竟

失邊和冬十月立貴人鄧氏為皇后

初鄧禹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

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與者其子訓有女曰綏

性孝友好書傳常晝脩婦業暮誦經典選入宮為貴

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接撫同列常克已

以下之雖宮人隸役皆加恩惜帝深嘉焉嘗有疾帝

特令其母兄弟入視醫藥貴人辭曰宮禁至重而使

外舍父在內省上令陛下有私幸之譏下使賤妾獲

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每有讌會諸姬競

自修飾貴人獨尚質素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即時

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每有所問常逡

巡後對帝數失皇子貴人數選進才人及為皇后郡

國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帝每欲官爵

司空堪罷以徐防為司空防上疏以為漢立博士十

者今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不依章

句妄生穿鑿輕侮道術寢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

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

博士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

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

先師義有相代皆正以為非上從之封鄭眾為鄭鄉

侯自此始

十五年夏四月晦日食時帝遵肅宗故事兄弟皆留

卯癸

諸王就國詔曰甲子之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稚早離

顧復常有蓼莪凱風之哀選儒之恩知非國典且復

崔

宿留雨水○冬十月帝如章陵十一月還宮時太尉張禹留守

車駕當幸江陵以為不宜冒險遠遊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君奏臨漢回輿

太官勿受遠國珍羞嶺南舊獻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傳送臨武長

唐羌上書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膳為功南州炎熱惡蟲猛獸不絕於路獻生龍眼荔枝者

觸犯死亡不可勝數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

本其勅太官勿復受獻

十六年秋七月旱○司徒恭免以張酺為司徒八月

卒以徐防為司徒陳寵為司空○北匈奴請和親帝以其舊禮不備未許而厚加賞賜不答其使

其舊禮不備未許而厚加賞賜不答其使

元興元年春高句驪寇遼東○冬十二月帝崩太子

隆即位初帝失皇子十數後生者輒隱秘養於民間長子勝有痼疾少子隆生始

百餘日迎立以為太子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

○雒陽令王渙卒渙居身平正能以明察發摘是卒官百姓莫不流涕為立祠作詩弦歌以祭太后

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為治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其以渙子石為郎中

孝殤皇帝延平元年春正月以張禹為太傅徐防為

太尉參錄尚書事太后以帝在襁褓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五日一歸府每

朝見特贊與三公絕席封帝兄勝為平原王○以梁鮪為司徒

○三月葬慎陵胡氏曰和帝幼冲能誅竇憲自是威權不失無大過舉尊信儒術友愛兄弟禮賢納諫中國又安

清河王慶就國特加殊禮慶方之章帝實過之矣

道行皇帝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十一

三

道行皇帝

祐年十三太后以帝幼弱遠慮不虞留夏四月罷祀

祐與嫡母耿姬居清河邸姬况孫也

官不在禮典者太后雅不鮮卑寇漁陽太守張顯戰

沒鮮卑入寇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掾嚴授諫不

衛福功曹徐成皆自以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司空寵卒○五月河東垣山崩○以尹勤為司空

○雨水○減用度遣宮人太后詔減太官導官尚方

成之物自非陵廟米不得導撰朝夕一肉飯而已郡

國所貢皆減過半斥賣上林鷹犬離宮別館儲峙米

炭悉令省之又詔免遣掖庭宮人及宗室沒入者皆為庶民

除其田租詔曰間者水災害稼朝廷憂懼而郡國欲

貪苛慘毒延及平民刺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

于天不愧于人自今以後將糾其罰其各實覈所傷

害為除田租八月帝崩太后迎清河王子祐入即位太后

猶臨朝后與兄騭定策禁中迎祐詔檢勅鄧氏賓客

詔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曰每覽前代外戚賓

客濁亂奉公為民患苦各在執法怠懈不輒行其罰

故也今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賓客姦猾多干禁憲九

其明加檢勅勿相容護自是親屬犯罪無所假貸九

月大水○葬康陵以連遭大憂百姓苦役方中隕石

于陳留○冬十月大水雨雹○十二月清河王慶卒

○罷魚龍曼延戲○詔舉隱逸選博士樊準上疏曰

可以不學光武皇帝受命中興不遑啓處然猶投戈

講藝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廢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

情古典游意經藝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化自聖躬流



趙府后苟堂  
務取高行以勸後進  
妙簡博士必得其人

未丁

孝安皇帝永初元年春二月司徒鮪卒○三月日食

○夏四月封鄧騭及弟悝弘閻皆為列侯騭辭不受

自和帝之喪鄧騭兄弟常居禁中騭不欲久在內連

求還第太后許之至是辭讓不獲逃避使者上疏自

陳至於五五月以魯恭為司徒恭奏舊制立秋乃行

六乃許之五月以魯恭為司徒恭奏舊制立秋乃行

謂輕罪已正不欲久繫故時斷之也孟夏之制可從

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立秋為斷章帝定令斷獄皆

以冬至之前而小吏入十一月得死罪賊不問曲直

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可六月罷西域都護

及伊吾盧柳中屯田西域都護段禧等保龜茲道路

西域阻遠數有背叛吏士諸羌復叛諸降羌布在郡

屯田其費無已於是罷之諸羌復叛諸降羌布在郡

右所徃役積以愁怨及罷都護發羌數千騎迎之羣

羌散叛諸郡發兵邀遮或覆其廬落於是諸種犇潰

大為寇掠遂斷隴道然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

竿木枝或負板案以為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畏

儒不能制秋九月以寇賊雨水策免大尉防司空勤

乃赦其罪三公以災異免自此始仲長統曰光武愷數世之失

權忿疆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  
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至於中世權  
移外戚寵被近習用其私人殘擾百姓使四夷乖叛  
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水旱為災  
而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豈不冤哉又中世之選  
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乃婦女之檢  
桀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耶昔文帝愛鄧通  
而猶展申屠嘉之志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  
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而彈正者哉光武奪  
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  
蓋親疎之執異也人主誠專委三公分任責成而在  
位病民百姓不安天地多詔減黃門鼓吹及廐馬半  
變然後可以分此罪矣

道守守守守

通鑑綱目卷之

三

孫

食○冬十一月司空周章自殺鄭衆蔡倫等皆秉執

太后不能用初太后以平原王勝有痼疾而貪瑒帝孩抱養為已子故立焉及瑒帝崩羣臣以勝疾非痼

意咸歸之太后恐勝終怨乃迎帝而立之周章以衆心不附密謀誅騰兄弟及衆倫等廢太后及帝而立

勝事覺十二月詔鄧騰及校尉任尚將兵屯漢陽以

自殺○地震大水大風雨雪是歲郡國十八地震四

備羌○地震大水大風雨雪是歲郡國十八地震四

二年春正月鄧騰擊鍾羌大敗○以公田賦與貧民

遣使稟貸冀充流民御史中丞樊準上疏請減無事

姓凋殘恐非賑給所能勝贍可遣使持節慰安尤困

乏者徙置荆揚諸郡太后從之悉以公田賦與貧民

即擢準為光祿大夫使冀州遣議郎夏旱五月太后

親錄囚徒皇太后幸洛陽寺及若盧獄錄囚徒洛陽

呂倉使兗州稟貸流民咸得蘇息六月

吏不敢言將去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呼還問狀六月

大水大風雨雪○秋七月太白入北斗○冬任尚與

先零羌滇零戰大敗詔遣謁者龐參督諸軍屯鄧騰

尚與先零別種滇零等戰於平襄尚軍大敗羌衆遂

大盛朝廷不能制湟中粟石萬錢死不可勝數而

轉運難劇故左校令龐參先坐法輪作若盧使其子

俊上書曰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

其疲鄧騰宜且振旅留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

輔休徯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

女得織紵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

則邊民之仇報犇北之耻雪矣書奏會樊準上疏薦

參太后即擢參於徒中召拜十一月徵鄧騰為大將

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鄧騰

軍鄧騰在位頗能推進賢士薦何熙李邵等列於朝

廷又辟弘農楊震巴郡陳禪等置之幕府天下稱

之震孤貧好學通達博覽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

楊伯起教授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衆人謂之晚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節

暮而震志愈篤騰聞而辟之時震年已五十餘累遷  
荆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荆州  
茂才王密為令夜懷金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  
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  
知何謂無知者密愧而後出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或  
欲令為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  
遺之不真零僭稱天子冠鈔三輔校尉梁懂破走之  
亦厚乎

○地震

酉巳

三年春正月帝冠○京師大饑民相食○司徒恭罷

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而門下耆生或不蒙薦舉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終不借之議論學者受業必窮核問難道成然後謝遣之夏四月令吏民入錢穀得拜官賜爵有差從三公之請也南匈奴反漢人韓琮隨單于入朝既還說云關東水潦人民飢餓死盡可擊也單于遂反秋九月海賊張伯路寇濱海

九郡○烏桓鮮卑南匈奴合兵寇五原○冬十一月南匈奴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遣中郎將龐雄將兵討之○十二月地震○有星孛于天苑○雨水○并涼大饑人相食○詔饗遣衛士勿設戲作樂減逐疫俵子之半

戌庚

四年春正月元會徹樂不陳充庭車○遣御史中丞

王宗青州刺史法雄討張伯路○度遼將軍梁懂遼

東太守耿夔擊南匈奴破走之○詔以涼州牧守子

弟為郎龐參說鄧騰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

騰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將兩無所保公卿皆以為然郎中虞詡言於太尉張禹

曰若大將軍之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勞而後  
定今憚小費舉而棄之一也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  
塞園陵單外二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烈士武  
臣多出涼州士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  
入據三輔為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  
民所以推鋒執銳父死子戰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  
於漢故也今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  
曰中國棄我於夷狄如卒然起謀因天下之饑餓驅  
氏羌以為前鋒席卷而東則函谷以西園陵舊京非  
復漢有三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謂恐其疽食  
浸淫而無限極也禹以為然謂因說禹網羅京土雄  
傑引其牧守子弟於朝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  
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謂議於是辟  
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  
以虞詡為朝歌長討縣境羣盜平之虞詡欲以前議惡  
之會朝歌賊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  
禁乃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笑曰事不避難  
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  
之秋也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謨

廟堂乃在朝歌甚為君憂之詡曰此賊犬羊相聚以  
求溫飽耳願明府不以為憂稜曰何以言之詡曰朝  
歌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  
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臯斷天下右  
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  
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閼而已及到官設三科以募  
壯士掾史以下各舉所知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  
次之不事家業者為下收得百餘人賞其罪使入賊  
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殺數百人又潛遣貧人  
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  
禽之賊由是駭三月南匈奴降龐雄等連營稍前單  
散縣境皆平言漢人死盡今是何等人也乃遣使乞降先零羌寇  
脫帽徒跣對雄等拜於是赦之遇待如初先零羌寇  
漢中太守鄭勤戰死勤戰大敗主簿段崇門下史王  
地震○夏蝗○張伯路降復叛入海島伯路連戰破  
走之會赦到賊以軍未解甲不敢降議者皆以為當  
遂擊之雄曰不然兵凶器戰危事勇不可恃勝不可

必賊若乘船入島攻之未易也及有赦令可且罷兵以慰誘其心執必解散然後圖之可不戰而定也宗善其言即罷兵賊乃還所略人而東萊郡兵獨未解甲賊復驚走海島上

秋七月大水九月地震○冬十月太后母新野君卒新野君病太后幸其策連日宿止三公上表固爭乃還宮及薨鄧騭等乞身行服太后欲不許曹大家勸后許之及服除詔騭復還輔朝政更授前封騭等叩頭固讓乃止於是並奉朝請有大議與公卿參謀

亥辛

五年春正月朔日食○地震○羌寇河內詔遣兵屯

孟津三月徙緣邊郡縣避寇遣侍御史任尚擊羌破

之先零羌寇河內百姓多奔渡河使朱寵將五營土屯孟津詔魏趙常山中山作塢堠六百所羌既轉盛而緣邊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詔皆從之百姓戀土遂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饑荒而驅蹙劫掠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棄捐老弱或為人僕妾喪其

大半復以任尚為侍御史擊羌於法雄擊張伯路破

斬之○秋漢陽人杜季貢寇陷上邽○蝗雨水

壬

六年春正月省薦新物二十三種詔曰凡供薦初味彊孰或穿掘萌芽味無所至而夭折生長豈所以三

月蝗○夏詔封建武功臣○五月旱○六月豫章員

谿原山崩○滇零死子零昌以杜季貢為將軍

七年春正月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二月地震

○夏四月晦日食○秋蝗

元初元年春二月日南地坼長百餘里三月日食○遣兵

甲寅

屯河內以備羌○夏旱蝗○六月河東地陷○羌豪

通鑑綱目卷十一

號多掠漢中斷隴道校尉侯霸與戰破之○冬十月朔日食○地震

乙卯

二年春號多降校尉龐參以恩信招誘諸羌號多等降參遣詣闕賜侯印遣之參始還治河西道零昌寇益州遣中郎將尹就討之○夏四月

立貴人閻氏為皇后后性妬忌後宮李氏生皇子保后鳩殺李氏五月旱

蝗○秋八月遼東鮮卑圍無慮○九月晦日食○校

尉班雄等擊零昌大敗詔班雄屯三輔司馬鈞督關中兵龐參將羌胡兵分道並

擊零昌參兵至勇士城東為杜季貢所敗引退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季貢率眾偽逃鈞令仲光收羌禾

稼光等散兵深入羌設伏冬遣中郎將任尚屯三輔

要擊之光等兵敗並沒懷令虞詡說尚曰兵法弱不攻彊走不逐飛自然之執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弦

以步追之執不相及所以雖屯兵二十餘萬曠日而無功也為使君計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眾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尚即上言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貢以虞詡為武都太守擊羌破之太后于丁奚城破之

謝有將帥之略以為武都太守羌眾數千遮詡於陳倉峭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湏到當發

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

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眾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

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

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眾萬餘攻圍赤亭數

十日詡乃令軍中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為矢

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

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

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

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

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詔乃占相地執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始到郡穀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千視事三年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民增至四萬餘戶人足家給一郡遂安

十一月地震○前虎賁中郎將鄧弘卒弘性儉素治歐陽尚書授帝禁中有司奏贈弘驃騎將軍太后追弘雅意不許

但賜錢布鷹駢不受將葬有司復奏發五營輕車騎士太后不聽但白蓋雙騎門生輓送

丙辰 三年春地震○三月日食○夏四月旱○度遼將軍

鄧遵率南單于擊零昌破之任尚又擊破之○冬初

聽大臣行三年喪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司徒劉愷以為非所以師表

百姓宣美風俗乃詔地震○十二月任尚擊零昌殺

其妻子

丁巳 四年春二月朔日食○武庫災○任尚遣羌殺杜季

貢○夏四月策免司空袁敞敞自殺敞廉勁不阿權貴失鄧氏旨尚

書郎張俊有私書與敞子怨家封上之敞坐策免自殺遼西鮮卑入寇郡兵擊

破之○六月雨雹○益州刺史張喬討叛羌羌皆降

散○秋七月雨水○任尚募羌殺零昌○越雋夷封

離等反○任尚擊先零羌狼莫大破走之西河虔人

種羌降隴右平○地震

戊午 五年春旱○永昌益州蜀郡夷叛三郡夷叛應封離衆至十餘萬破壞

二十餘縣殺長吏焚掠百姓骸骨委積千里無人秋八月朔日食○冬十月

鮮卑寇上谷○鄧遵募羌殺狼莫封遵為武陽侯徵

**任尚棄市**自羌叛十餘年間軍旅之費凡用二百四十餘億死者不可勝數并凉二州遂至虛耗及零昌狼莫死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警詔封鄧遵為武陽侯遵以太后從弟故爵封優大任尚與遵爭功檻車徵棄市

**六年春二月地震**○夏四月大風雨雹○早○秋七月

**鮮卑寇馬城塞鄧遵率南單于擊破之**○冬十二

**月朔日食既**○**地震**○**豫章芝草生**豫章有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

之以問郡人唐檀檀曰方今外戚豪盛君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祗乃止**益州夷降**益州刺史

張喬遣從事楊竦將兵擊封離等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封離等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

降附竦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減死論**敦煌遣吏屯伊吾車師**

**鄯善復降**初西域諸國既絕於漢北匈奴復以兵威役屬之與共為邊寇敦煌太守曹宗患之

庚申

**永寧元年春三月北匈奴車師後王共殺漢吏詔復**

**置都護屯兵**北匈奴率車師後王軍就共殺索班擊走前王略有北道曹宗請出兵擊匈奴

以報之因復取西域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太后

聞軍司馬班勇有父風召問之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開通西域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光武

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驅率諸國河西城門晝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命將出征然後匈奴遠遁邊境得

安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

無從然今曹宗徒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要功荒外萬無一成兵連禍結悔無所及況今府庫未

充師無後繼臣愚以為不可許也宜於敦煌復置營兵三百人及護西域副校尉遣長史將五百人屯樓

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既為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侵擾如此誠便公卿難曰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而難供也



今欲通之班將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勇對曰今置  
州牧以禁盜賊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  
要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執必弱  
為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若棄而不立  
則西域望絕屈就北虜恐河西城門必須復有晝閉  
之做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豈安邊  
又長之策哉難者又曰西域遣使求索無厭一旦為  
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為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  
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為鈔盜則可矣如其  
不然則是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執且西域來者不  
過稟食今若拒絕執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  
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營兵  
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入寇河西大被其害沈氏  
當煎燒當羌入寇○夏四月立子保為皇太子○校  
尉馬賢討羌破之○秋七月朔日食○大水○以楊  
震為司徒○遼西鮮卑降○地震○免越騎校尉鄧

康官遣就國太后從弟康以太后又臨朝政宗門盛  
病不朝太后大怒免  
康官遣歸國絕屬籍

西辛 建光元年春三月皇太后鄧氏崩封鄧騭為上蔡侯

葬和熹皇后太后自臨朝以來水旱十載四夷外侵  
盜賊內起每聞民饑或達旦不寐躬自

減徹以救災厄故天下復平歲仍豐穰嘗徵濟北河

間王子男女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及鄧氏近親子孫

三十餘人為開邸第教以經書躬自監試詔從兄豹

康等曰未世貴減食祿之家溫衣食乘堅驅良而

面牆術學不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然帝已年

長久不還政賴川杜根嘗上書言之太后大怒盛以  
縑囊撲殺之載出城外得蘇逃竄為宜城山中酒家  
保積十五年平原成翊世亦坐諫太后不歸政抵罪  
至是尚書陳忠薦之帝拜根侍御史翊世尚書郎或  
問根曰往者遇禍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  
絕跡之處邂逅發露追尊清河孝王曰孝德皇妣曰  
禍及親知故不為也

道行善故事 道行善故事 道行善故事

孝德后 ○夏高句驪鮮卑寇遼東太守蔡諷戰歿

端公孫輔以身扞諷俱歿於陳 尊嫡母耿姬為甘陵大貴人 ○詔舉

有道之士 尚書陳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

問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蹇諤之節

不畏逆耳之害今明詔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者見

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

為切直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

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 以薛包為侍中不拜

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從之 初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

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扑不得已廬於外旦入灑

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

慙而還之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

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父若不能使

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

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

產輒復賑給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以

死自乞有詔賜告 徙封鄧騭為羅侯遣就國騭自殺

歸加禮如毛義 貶平原王翼為都鄉侯 帝少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

太后徵濟北河間王子詣京師以河間王子翼為平

原懷王後留京師帝乳母王聖慮有廢置常與中黃

門李閏江京候同左右共毀短太后帝每忿懼及太

后崩宮人有誣告太后兄弟怨弘閻謀立平原王帝

怒令有司奏惶等大逆無道遂廢其子西平侯廣宗

等為廢人鷹以不與謀徙封羅侯遣就國宗族免官

歸故郡沒入貨產廣宗等皆自殺騭不食而死徵鄧

有道之士

尚書陳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問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今明詔引咎克躬諮訪羣吏言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為切直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以薛包為侍中不拜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從之

徙封鄧騭為羅侯

帝少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

詔許鄧騭還葬

初鄧后之立也一公欲

死自乞有詔賜告

歸加禮如毛義

貶平原王翼為都鄉侯

帝少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

歸故郡沒入貨產

廣宗等皆自殺騭不食而死徵鄧

歸故郡沒入貨產

廣宗等皆自殺騭不食而死徵鄧

歸故郡沒入貨產

廣宗等皆自殺騭不食而死徵鄧

因自致廷尉忠効寵免官眾度多為騰稱在者以耿  
帝意頗悟乃還葬騰等諸從昆弟皆得歸京師以耿  
寶監羽林車騎封宋楊四子及宦者江京李閏皆為

列侯帝以耿貴人兄寶監羽林車騎宋氏封侯為鄉  
校侍中者十餘人閏后兄弟顯景耀並典禁兵

江京李閏皆封列侯與中常侍樊豐劉安陳達及王

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虐出入宮掖傳通姦

賂司徒楊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治以去穢

為務方今九德未事嬖佞充庭王聖賤微得奉聖躬

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外交屬

託損辱清朝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

往來帝以疏示聖等皆忿恚而伯榮通故朝陽侯劉

護從兄瓌瓌遂為侍中得襲護爵震上疏曰經制父

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故朝陽侯劉護同產弟

威今猶見在而以其再從兄瓌襲爵為侯且天子專

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

母女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陛下

宜鑒既往順帝之則尚書翟輔上疏曰昔竇鄧之寵

傾動四方兼官重絃盈金積貨及其破壞頭顱墮地

願為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

殃必疾今外戚寵幸未有等比祿去公室政移私門

覆車重尋寧無摧折昔文帝躬行節儉有譏之者帝

曰朕為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今斂天下之財

積無功之家帑藏單盡民物凋傷卒有不虞危亂可

待願陛下勉求忠貞誅遠佞諂割情欲罷宴私心存  
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  
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皆不省  
秋八月燒當

羌麻奴入寇馬賢追擊破之○以劉愷為太尉居延  
都尉

范邠犯賊罪吏議欲增錮二世劉愷以為春秋之義

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於善也今以輕

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  
鮮卑寇居庸關殺雲中太守

○帝幸衛尉馮石府留飲十日石能取悅當世  
故為帝所寵雨水

○冬十一月地震○復斷大臣行三年喪尚書令  
諷等奏孝

文定約禮之制光武絕告寧之典貽則當世誠不可  
改宜復斷大臣行三年喪陳忠上疏曰高祖創志大

臣有寧告之科建武之初政趣簡易禮義之方實為  
彫損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  
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  
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時宦官不便之  
竟寢忠奏袁宏曰古之帝王所以篤化美俗率民為  
善因其自然而不奪其情民猶有不及者而況毀禮  
止哀滅其性乎  
**十二月高句驪王宮圍玄菟州郡討破之**  
**宮死**高句驪王宮死玄菟太守姚光上言欲因其喪  
發兵擊之陳忠曰宮前桀黠光不能討死而擊  
之非義也宜遣使弔問因責讓前  
罪赦不加誅取其後善帝從之

成壬

**延光元年夏四月雨雹**如斗**遼東都尉龐奮承偽詔**

**斬玄菟太守姚光徵抵罪**玄菟太守姚光幽州刺史  
馮煥數糾發姦惡怨者詐  
作璽書譴責煥光賜以歐刀又下龐奮使速行刑奮  
即斬光收煥煥欲自殺其子緄疑詔文有異止之煥  
乃上書自訟**秋七月地震****高句驪王遂成降**是後  
徵奮抵罪

**少虔人羌與上郡胡反邊兵擊破之****九月地震**

**冬鮮卑寇邊**鮮卑既累殺郡守膽意轉盛控  
弦數萬騎寇鴈門定襄太原**麻奴降**

**雨水****遣宦者及乳母王聖女伯榮詣甘陵**尚書  
僕射

陳忠上疏曰竊聞使者所過威動郡縣王侯二千石  
至為伯榮獨拜車下修道繕亭徵役無度賂遺僕從  
人數百匹伯榮之威重於陛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  
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  
使江都誤為一拜而嫣受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  
元之尊正乾剛之位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幾書奏  
不省時機事專委尚書而災變輒免三公忠上疏曰  
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  
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近以災異切讓三公  
臣忠常獨不安尚書決事多違典故罪法無例詆欺  
為先宜割而勿聽上順國典置方圓於規矩  
審輕重於衡石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汝南黃**  
**憲卒**汝南太守王龔政崇温和好才愛士以袁閔為  
功曹引進黃憲陳蕃等憲不屈蕃就吏閔不修

異操蓄性氣高明憲世貧賤父為牛醫憲年十四穎  
川荀淑遇於逆旅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  
曰子吾之師表也前見表闕未及勞問逆日子國有  
顏子寧識之乎闕曰見吾叔度邪同郡戴良才高倨  
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  
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為無  
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難得而測  
矣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  
之萌復存乎心矣太原郭泰少游汝南過袁闓不宿  
而退從憲累日乃還或問之泰曰奉高之器譬之汎  
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滄之  
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  
憲暫到京師即還年四十八終范曄曰黃憲言論風  
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趾咨  
故余曾祖穆侯以為憲類然其處順淵  
乎其似道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

亥癸

二年夏四月封王聖為野王君○以班勇為西域長

史將兵屯柳中

北匈奴連與車師寇河西議者欲復  
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敦煌太守張

璫上書曰臣在京師亦以為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地  
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三策北虜呼衍  
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為寇鈔今以  
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崙塞先擊呼衍絕其  
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置  
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  
此中計也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  
朝廷下其議陳忠請於敦煌復置校尉增四郡屯兵  
以撫諸國於是復以班勇為西  
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  
秋水七月丹陽山崩○  
雨水○冬以楊震為太尉  
耿寶薦李閏兄於震曰李  
其兄寶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此則宜有尚書勅寶大  
恨而去閏顯亦薦所親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而辟  
之震益見怨時詔遣使者大為王聖修第樊豐周廣  
謝憚等傾搖朝廷震上疏曰方今災患滋甚百姓空  
虛三邊震擾帑藏匱乏而為阿母起第為費巨億廣  
憚兄弟依倚近侍與之分威屬託州郡傾動大臣招  
徠海內貪汚之人受其貨賂復得顯用白黑溷淆天  
下謹諱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

通鑑綱目卷一百一

三

孫

叛之人不可復使惟  
 陛下度之上不聽  
 良不至  
 陳忠薦汝南周燮南陽馮良學行深純隱居  
 立行所以為國君獨何為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夫修  
 道者度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與良皆自載至  
 近縣稱  
 病而還

子甲

三年春正月班勇擊走匈奴田車師者西域復通

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龜茲王白英乃率姑  
 墨温宿自縛詣勇因發其兵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  
 奴於伊和谷於是前部  
 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二月帝東巡三月還未入宮

策收太尉震印綬遣歸故郡震自殺

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  
 起冢舍園池震復上疏曰臣備台輔不能調和陰陽  
 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師地動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  
 在中宮此中臣近官持權用事之象也陛下以邊境

未寧躬身非薄宮殿垣屋傾倚技柱而已而親近侍  
 臣驕溢踰法唯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承  
 皇天之戒震言轉切帝既不平而豐等憤怨會趙騰  
 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欲誅騰震救之曰殷周哲王  
 小人怨詈則還自敬德乞全騰命以誘芻蕘與人之  
 言帝不聽竟殺之及帝東巡太尉部掾高舒得豐等  
 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惶怖會太史言  
 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懷怨對且鄧  
 氏故吏有恚恨心帝然之及還京師便臨太學即其  
 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震於是柴門絕賓客豐  
 等復惡之令耿寶奏震恚望有詔遣歸故郡至城西  
 几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  
 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  
 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布  
 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祀因飲醪而卒弘  
 農太守移良留停震喪露棺道側謫震諸子代郵行  
 書道路皆為隕涕太僕來歷曰耿寶傾側姦臣傷害  
 忠良禍將至矣胡氏曰安帝三公無出震之右者然  
 人臣以道事君合則留違則去震以三公之尊兩奉  
 一乳媪而不能動宜去久矣至是極言遂取殺身之

禍忠則忠矣然其燭理不明夏四月閩中山崩○秋而處義不精亦不足稱也巳  
八月以耿寶為大將軍○九月廢太子保為濟陰王  
王聖江京樊豐等請太子乳母王男厨監邴吉等殺之太子歎息京豐懼乃與閻后說太子帝怒召公卿議廢太子耿寶等皆以為當廢太僕來歷與太常相馬廷尉張皓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皇太子容有不知宜選忠良保傅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不從遂廢太子為濟陰王居德陽殿西鍾下來歷乃要結光祿勳殺諷宗正劉璋將作大匠薛皓侍中間丘弘陳光趙代施延太中大夫朱伉等十餘人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帝使中常侍詔曰父子一體天性自然以義割恩為天下也歷諷等不識大典而共為謹誨外見忠直而內希後福朝廷廣開言路故且一切假貸若懷迷不決當顯明刑書皓先頓首曰固宜如明詔歷怫然廷詰皓曰屬通諫何言而今復背之大臣乘朝車處國事固得輾轉若此乎乃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闕連日不肯去尚書令陳忠劾奏歷等乃免歷兄弟官

削國租黜歷毋武安公主  
不得會見歷歛之孫也  
是月晦日食○地震大水  
雨雹

丑乙

四年春二月帝南巡○三月朔日食○帝崩于葉還

宮發喪帝崩于乘輿皇后與閻顯兄弟江京樊豐等謀以濟陰王在內恐公卿立之乃偽云帝疾甚徙御卧車馳歸四日至洛陽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以閻顯

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迎北鄉侯懿入即位太后欲政貪立幼年與顯等定冊迎章帝孫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為嗣齊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梓宮悲號不食內外羣僚莫不哀之樊豐等下獄死耿寶自殺王聖伯榮

徙鴈門閻顯忌樊豐耿寶風有司奏貶寶為亭侯遣就國寶自殺豐及謝憚周廣下獄死聖母子徙鴈門而以弟景等為鄉校並處權要威福自由葬恭陵○秋七月班勇擊

道守書文堂  
通鑑綱目卷下  
崔

斬車師後王軍就及匈奴使者○冬十月越雋山崩

○北鄉侯薨閻顯白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十一月地

震○中黃門孫程等迎濟陰王保入即位誅閻顯等

遷太后於離宮封程等十九人為列侯初北鄉侯病篤孫程等十

九人謀立濟陰王至是夜入省門遇江京劉安陳達

斬之以李閏積為省內所服脅與俱迎濟陰王即皇

帝位時年十一召尚書令以下從輦幸南宮登雲臺

召公卿百僚使虎賁羽林士屯南北宮諸門閻顯時

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為小黃門樊登勸顯以太后詔

召越騎校尉馮詩將兵屯平朔門且授之印曰能得

濟陰王者封萬戶侯詩皆許諾辭以衆少顯使與登

迎吏士于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景還外

府收兵孫程傳召諸尚書使收送廷尉獄即夜死明

日遣使者入省奪得璽綬乃收顯及其弟耀晏誅之

家屬皆徙比景遷太后於離宮又明日開門罷屯兵

封程等皆為列侯是為十九侯擢程為騎都尉初閻

顯辟崔瑗為吏瑗以北鄉侯立不以正知顯將敗欲

說令收江京廢少帝而立濟陰王而顯曰沉醉不得

見乃告長史陳禪欲與共求見言之禪猶豫未聽從

會顯敗瑗坐斥門生蘇祗欲上書言狀瑗遽止之禪

謂曰弟聽祗上書禪請為證瑗曰此譬猶兒妾

屏語耳願勿復出口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葬北

鄉侯王禮○司空劉授策免以阿附惡逆改葬故太

尉楊震祠以中牢詔以楊震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

喪前郡以狀上帝感震忠直詔復以中牢具祠之



資治通鑑綱目第十

資治通鑑綱目第十一

起丙寅漢順帝永建元年凡四十一年

丙寅

順帝永建元年春正月帝朝太后於東宮

初議郎陳

禪以為閻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周舉謂司徒李郃曰警賁常欲殺舜舜事之逾謹鄭莊公秦始皇怨母隔絕後感穎考叔茅焦之言復修子道書傳美之今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宜密表請率羣臣朝覲郃即上疏帝從之太后意乃安

氏崩○二月葬安思皇后○隴西鍾羌反馬賢擊降

之戰於臨洮斬千餘級請率種人降自是涼州無事秋七月以來歷為車騎

將軍○下司隸校尉虞詡獄尋赦出之以為尚書僕

射左雄為尚書司隸校尉虞詡到官數月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免之又劾中常侍程璜

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三公劾詔盛夏拘繫無辜為吏民患詔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民之銜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生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為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三府恐為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又案中常侍張防屢寢不報詔不勝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樊豐幾亡社稷今張防復弄威柄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書奏坐論輸左校二日之中傳考四獄浮陽侯孫程等乞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為何以非先帝乎虞詡盡忠更被拘繫張防臧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客呈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時防在帝後程叱防下殿奏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於是防坐徙邊即赦出詔程復上疏云詡有功語甚激切帝感寤微拜議郎數日遷僕射詡上疏曰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壁不可為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有主臣蹇蹇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遣孫程等十九侯就國**  
程等坐懷表上殿爭

丁卯

功免官徙封遠縣因遣十九侯就國促期發遣司徒掾周舉謂司徒朱伉曰朝廷非程等不立今忘大德錄小過如道路天折使上有殺功臣之譏宜急表之伉曰詔旨方怒言必獲譴舉曰明公年踰八十七居台輔不於此時竭忠報國欲以何求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采請從此辭伉乃表諫帝從之復**增置綠邊兵屯**  
朔方以西障塞多壞鮮甲故爵土  
因以此數侵南匈奴單于憂

界上書乞修復障塞詔黎陽營兵出屯中北班勇

**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走之**

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遼東郡兵擊破之○三月旱○

夏六月追尊母李氏為恭愍皇后  
帝母李氏瘞城北帝初不知至是左

右白之感悟發哀親到瘞  
帝初不知至是左

所更以禮殯葬恭陵北

**遣敦煌太守張朗與班勇**

討焉者降之徵勇下獄免  
西域皆服唯焉耆王元孟未降班勇奏攻之於是遣

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與勇發諸國兵兩道  
 擊之朗先有罪欲徵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元孟  
 乞降朗入受降而還秋七月朔日食○以許敬為司  
 勇以後期徵下獄免徒敬仕於和安之間當竇鄧閻氏之盛無所屈撓三  
 之家既敗士大夫多染汗者獨不及敬當世以此貴  
 之聘處士樊英以為五官中郎將初南陽樊英少有  
 陽州郡禮請公卿舉賢良有道安帝賜策書徵皆不  
 赴是歲帝復以策書玄纁備禮徵之英固辭疾篤不  
 聽英不得已到京稱疾彊輿入殿猶不能屈帝乃設  
 壇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將  
 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為光祿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  
 穀以歲時致牛酒英初被詔命眾皆以為必不降志  
 南郡王逸與書勸使就聘及後應對無奇謀深策談  
 者失望河南張楷謂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  
 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訾之  
 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  
 退無所據矣司馬公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  
 道則隱隱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已知而道不得行

羣邪共處而害將及身故深藏以避之王者舉逸民  
 揚側陋固為其有益於國家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  
 是故有道德足以尊士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懷玉深  
 藏不市則王者當盡禮以致之屈體以下之虚心以  
 訪之克己以從之然後利澤施于四海功烈格于上  
 下其或禮備意勤而不起則姑內自循省而不敢強  
 致其人曰豈吾德之薄而不敢進乎誠心不至而憂其言之  
 輔乎羣小在朝而不敢進乎誠心不至而憂其言之  
 不用乎何賢者之不我從也無是數者則安有勤求  
 而不至者哉或者耻不能致乃誘之以高位脅之以  
 嚴刑使彼誠君子邪則位非所貪刑非所畏其可致  
 者乃貪位畏刑之人耳鳥足貴哉若乃孝弟謹廉仕  
 不苟進潔已安分優游卒歲雖不足尊主庇民是  
 亦清修之吉士也王者當褒優安養俾遂其志若孝  
 昭之待韓福光武之遇周黨以勵廉耻美風俗斯亦  
 可矣固不當如范升之遇周黨以勵廉耻美風俗斯亦  
 也至於偽飾以邀譽釣奇以驚俗不食君祿而爭屠  
 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名與實反心與迹  
 違斯乃華士少正卯之流其得免於  
 聖王之誅幸矣尚何聘召之有哉  
 以處士楊厚黃

**瓊為議郎**

時又徵揚厚黃瓊厚至豫陳漢有三百五十年之厄以為戒拜議郎瓊將至李固以書逆遺之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士行其志終無時矣語曰曉曉者易缺皦皦者易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眾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數上疏言事上頗採用之固

辰戊

**三年春正月地震**○夏六月旱○秋九月鮮卑寇漁

陽

巳巳

**四年春正月帝冠**○夏五月桂陽獻大珠還之

詔曰海內

頗有災異修政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文龔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以還之 **雨水**○秋

**九月詔復安定北地上郡**虞詡言安定北地上郡山川險阨沃野千里土宜畜牧水可漑漕頃遭羌亂郡縣兵荒二十餘年矣棄沃壤之饒捐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

之處難以為因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卿選懦計費不圖其安宜開聖聽考行所長從之使謁者督徙者各歸本縣繕城郭置候驛又浚渠屯田省費歲一億計遂令諸郡儲粟周數年 **冬鮮卑寇朔方**

午庚

**五年夏四月旱蝗**○定遠侯班始棄市始尚帝姑陰城公主主驕

淫無道始積忿殺之坐腰斬同產皆棄市

未辛

**六年春二月以沈景為河間相**河間王政傲狠不奉法帝以待御史沈景

有疆能擢為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時不為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

邪景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出請王傳責之曰前發京師陛見受詔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之義因捕諸姦人奏案其罪出冤獄百餘人政遂改節三月復置伊吾司馬開屯田帝以伊吾膏腴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為鈔暴復令秋九月起太學初安帝薄開設屯田置司馬一人士不復講習朋徒怠散學舍頽敝鞠為園蔬將作大匠翟酺上疏請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凡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申丑

**陽嘉元年春正月立貴人梁氏為皇后**帝欲立后而貴人有寵者

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定僕射胡廣等諫曰持神任筮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帝從之恭懷皇后弟子乘氏侯商之女選為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曰夫陽以博施為德陰以不專為義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小妾得免於罪帝由是賢之

立以旱○三月揚州妖賊章河等作亂殺長吏○夏為后四月以梁商為執金吾○冬護烏桓校尉耿曄遣烏桓擊鮮卑大獲○立孝廉限年課試法尚書令左雄

之道必在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吏數變易則下

不安業又於其事則民服教化今俗浸彫敝巧偽滋

萌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聚斂

整辦為賢能以治已安民為劣弱視民如寇讐稅之

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

察觀政亭傳責成背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

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或因罪戾引高求名州宰不

覆競共辟召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鄉官部吏職賤

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拜除如流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青不消咎皆在此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有顯効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其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其秩祿吏職滿歲乃得辟舉如此虛偽之端絕迎送之役損而

民各寧其所矣帝詔悉從之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  
雄又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彊仕請自今孝廉年  
不滿四十不可察舉皆先請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  
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  
拘年齒帝從之胡廣駁曰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前世  
以來莫或回革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帝卒用雄奏  
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  
牋奏乃得應選其有茂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  
齒雄亦公直精明能審覈真偽決志行之頃之胡廣  
出為濟陽太守與諸郡守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  
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  
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嘉察選清平多  
得其人袁宏曰古者四十而仕非謂仕必是年也特  
舉其大限以為言耳且顏淵子奇曠代一有而欲以  
斯為格不亦偏乎

癸酉

二年春正月徵郎顛以為郎中不就

上召郎顛問以

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今  
之在位競托高虛納累鍾之奉亡天下之憂棲遲偃

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  
愈之速以此消伏災青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牧  
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  
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  
網疏小網數也因條便宜七事一園陵火災宜念百  
姓之勞罷繕脩之役二立春以後陰寒失節宜采納  
良臣以助聖化三今年少陽春早夏水宜務節約四  
去年八月災惑出入軒轅宜簡出宮女五去冬有白  
氣從西方天死趨參左足入玉井恐有羌寇宜為備  
禦六近者白虹貫日宜令中外官司並須立秋然後  
考事七漢興以來三百二十九歲於時三莽宜大蠲  
法令有所變更王者之法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  
犯復上書薦黃瓊李固又言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朝  
廷勞心廣為禱祈臣聞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  
人要在責已若令雨可請降水可禳止則歲無隔并  
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書奏特拜  
郎中辭封乳母宋娥為山陽君帝之立也娥與其謀  
病不就封乳母宋娥為山陽君帝之立也娥與其謀  
冀為襄邑侯左雄上封事曰高皇帝約非有功不侯  
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帝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

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歷世之患莫不以忠  
 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  
 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為忠者  
 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  
 不悟以至於危亡臣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  
 唯先帝時王聖為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生  
 為天下所咀嚼死為海內所懼快今阿母躬蹈儉約  
 以身率下而與聖同爵號懼違本操乞如前議歲以  
 千萬給俸阿母可不為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  
 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於是商讓還冀封  
 夏四月京師地震詔公卿直言舉敦樸之士左雄復  
 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  
 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今冀已  
 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切至娥亦畏懼辭  
 讓而帝卒封之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  
 尚書傳呼促步加以捶撲雄上言九卿大臣行有京  
 佩王之節孝明皇帝始有樸罰非古典也帝納之京  
 師地拆詔引敦樸士對策洛陽宣德亭地拆八十五  
 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士

對策李固對曰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一有  
 入主豈無阿乳之恩豈無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  
 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功勤但  
 加賞賜足酬其勞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  
 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  
 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  
 位尊顯顛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檢故至顛仆今  
 梁氏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始不如此  
 宜令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又詔書  
 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執  
 震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  
 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侯  
 羊迪無他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  
 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陛下之有尚  
 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之喉舌  
 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  
 尊執重情之所歸宜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  
 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  
 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

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  
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  
豈可蹉跌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完全  
雖遭霖潦不能為變政教一立躉遭凶年不足為憂  
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  
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  
在腹心之疾非四支之患也苟堅隄防務政教先安  
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不然  
則雖無水旱之災天下固可憂矣又宜罷退宦官去  
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  
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  
平可致也扶風功曹馬融對曰今科條品制四時禁  
令所以承天順民者備矣悉矣不可加矣然而天猶  
有不平之効民猶有咨嗟之怨者百姓屢聞恩澤之  
聲而未見惠和之實也古之足民者非能家贍而人  
足之量其財用為之制度故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  
時矣喪制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時則農夫  
利矣夫妻子以累其心產業以重其志舍此而為非  
者必不多矣太史令張衡對曰自初舉孝廉迄今二  
百歲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學文法辛卯詔書以能

章句奏案為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  
也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  
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有可觀內必有闕矣上  
覽眾對以李固為第一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  
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而阿母宦者皆疾  
之詐為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黃尚僕射  
黃瓊救之乃得釋出為洛令棄官居漢中衡才高  
於世而無驕尚之情通貫六藝尤致思於天文陰陽  
歷算作渾天儀著靈憲性恬憺不慕當世所居之官  
輒積年不徙阿母後竟坐構茲誣罔收印綬還里舍  
秋七月太尉龐參免  
太尉龐參在三公中最名忠直  
參稱疾廣漢上計掾段恭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  
夫織婦皆曰太尉參竭忠盡節不能曲心孤立羣邪  
之間自處中傷之地夫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  
大禁人主之至誠也國以賢治君以忠安今天下咸  
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遣小  
黃門視參疾致羊酒後參夫人疾前妻子殺之雒陽  
今奏參罪竟  
鮮卑寇馬城  
是後其玉韉死  
鮮卑抄盜差稀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戊申

三年夏四月車師後部擊破北匈奴獲單于母○五

月旱上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問尚書周舉以消變

不時水旱成災陛下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

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

未聞陛下改過之效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

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除太官重

膳之費慎官人去貪佞帝曰貪佞者為誰乎對曰臣

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以別羣臣然公卿大臣數有

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張衡亦言前年

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民擾也願陛下思惟

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然後神望

允塞災消不至矣衡又以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

上疏言圖緯成於哀平之際皆虛偽之徒以要世取

資欺罔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

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

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收

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

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秋七月鍾羌寇隴西漢陽

冬十月校尉馬續擊破之○十一月司徒劉琦司空

孔扶免用周舉之言也

四年春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御史張綱上

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侍賞賜裁

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無功小

羌大破之○夏四月以梁商為大將軍

商稱疾不起且一年帝遣

使奉策就第即拜商乃詣闕受命商少通經傳謙恭

好士辟李固為從事中郎固以商柔和自守不能

所整裁乃奏記曰數年以來災怪屢見孔子曰智者

見變思形愚者覩恠諱名天道無親可為祇畏誠令

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

用秋閏八月朔日食○冬十月烏桓寇雲中○十二

通鑑綱目卷之十一

九

崔

月地震

丙子

永和元年冬十二月以王龔為太尉

龔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其狀

諸黃門使客誣奏龔罪上命龔丞自實李固奏記於梁商曰王公以堅貞之操橫為讒佞所構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無詣理訴寃之義纖微感槩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王公卒有他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語曰善人在患飢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言之事乃得釋以梁冀為河南尹冀嗜酒逸遊居職縱暴商容呂放放之怨仇捕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武陵蠻反初武陵太守言蠻夷率服可增租賦虞詡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詠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帝不從至是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

丁丑

二年春以李進為武陵太守討平之

進簡選良吏撫循蠻夷郡境遂

夏四月地震○象林蠻反

象林蠻區憐等攻縣寺殺長吏交阯刺史樊演

發交阯九真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

冬十月帝

如長安徵處士法真不至

扶風法真博通內外學隱居不仕帝欲致之四徵不

屈友人郭正稱之曰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

地震太尉王龔以中常侍張昉等專弄國權欲十二月

還宮

戊寅

三年春二月地震金城隴西山崩○夏閏四月地震

○以祝良為九真太守張喬為交阯刺史招降蠻寇

嶺外悉平

侍御史賈昌與州郡討區憐等歲餘不克帝召百官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揚

充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荆揚盜賊磐結不散長沙桂揚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充豫之人遠

道于晉文堂

通鑑綱目卷十一

崔

赴萬里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南州温暑加有瘴氣致  
 死亡者十必四五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  
 復堪鬪軍行日三十里而充豫去日南九千餘里三  
 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  
 馬之食設軍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  
 此為刻割心腹以補四支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  
 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  
 哉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  
 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  
 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効州郡可任之  
 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  
 徙日南吏民北依交阯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  
 帛以為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  
 賞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張喬前有破虜之功  
 皆可任用四府悉從固議即拜良為九真太守喬為  
 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  
 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入皆為良築起  
 府寺嶺外復平秋九月詔舉武猛  
**任將帥者**初左雄薦周舉為尚書至是雄為司隸校  
 尉舉馬直任將帥直嘗坐臧受罪舉以此

卯巳

劫奏雄雄曰詔書使選武猛不使選清高舉曰詔書  
 使君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汙也雄曰進君適所以自  
 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而厥戮其僕宣  
 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  
 諸朝不敢阿君以為君羞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  
 雄悅謝曰是吾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是時宦官競  
 賣恩執唯大長秋良賀清儉退厚及詔舉武猛賀獨  
 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既無  
 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無  
 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是以不敢冬  
 十月燒當羌那離寇金城校尉馬賢擊破之○十二  
 月朔日食

四年春正月中常侍張逵等伏誅梁商以小黃門曹

冀與交而中常侍張逵等忌其寵反共譖商及曹騰  
 孟賁圖廢立帝曰必無是但汝曹共妒之耳逵懼矯  
 詔收縛騰賁帝怒收逵等下獄伏誅辭所連染延及  
 大臣商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大獄

一起無辜者衆死囚久繫纖微成大非所以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帝納之

辰庚

五年春二月地震○南匈奴吾斯車紐等反夏五月

詔度遼將軍馬續招降之南匈奴吾斯車紐等反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圍

美稷殺長吏馬續等發兵掩擊破之天子遣使責讓單于單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帳謝罪中郎將陳龜以單于不能制下迫令自殺降者遂更狐疑龜坐免大將軍商曰馬續素有謀謨典邊日久深曉兵要宜令續深溝高壘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為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乃詔續招降畔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疆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我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

貪小功以亂大謀於是右賢王部萬三千口皆詣續降是月晦日食○且凍傳

難種羌寇三輔以馬賢為征西將軍討之初那離等既平朝廷

以來機劉秉為并涼刺史機等虐刻多所擾發羌遂復反羌寇武都燒隴關○匈

奴吾斯立車紐為單于引烏桓羌胡寇邊冬十二月

遣中郎將張耽將兵擊降之

巳辛

六年春正月馬賢與羌戰敗沒東西羌遂大合閏月

鞏唐羌寇三輔燒園陵初上命馬賢討西羌大將軍商以為賢老不如太中大夫

宋漢帝不從賢到軍稽留不進武都太守馬融上疏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

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為民大害

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

又聞吳起為將暑不張蓋寒不被裘今賢野次垂幕  
珍肴雜選兒子侍妾事與古反臣懼賢等專守一城  
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將不堪命必有高  
克潰叛之變也安定人皇甫規亦見賢不恤軍事審  
其必敗上書言狀朝 二月有星孛于管室○武都太  
廷皆不從至是果敗

守趙冲擊破鞏唐羌詔冲督河西四郡兵

安定上計 掾皇甫規

上疏曰羌戎潰叛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  
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  
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微  
功退不得温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  
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  
不能久叛則經年願假臣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  
不意與趙冲共相首尾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  
高可滌患下可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考之  
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 鞏唐羌寇北地  
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帝不能用

○秋八月大將軍梁商卒

初商以上已會賓客讌于 雒水酒闌繼以離露之歌

周舉聞之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  
乎至是病篤勅冀等曰吾生無以輔益朝廷死何可  
耗費帑藏衣衾飯含玉匣珠具之屬何益朽 以梁冀  
骨宜皆辭之薨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

為大將軍不疑為河南尹○以周舉為諫議大夫

初

商疾篤帝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臣從事 九月諸羌

寇武威○是月晦日食○冬十月徙安定北地郡○

十一月遣車騎將軍張喬屯三輔○徙荊州刺史李

固為泰山太守

荊州盜起彌年不定以李固為刺史 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

之更始於是賊帥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相招半  
歲間餘類悉降奏南陽太守高賜等滅穢賜等重賂  
梁冀冀為之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為  
泰山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  
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  
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

壬午

漢安元年秋八月吾斯等復反○遣八使分行州郡

遣杜喬周舉周栩馬美樂巴張綱郭遵劉班分行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理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悚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佗使所劾亦多冀及宦者親黨事皆寢過侍御史种嵩疾以李固為將作大匠之復行案舉乃更考正其罪

杜喬奏李固政為天以張綱為廣陵太守梁冀恨張綱思有以

中傷之時廣陵太守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乃以綱為廣陵太守綱單車徑詣嬰壘門嬰大驚走閉壘嬰乃出拜謁綱延置坐磨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公所為者又非義也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震怒荆揚兖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公

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堪侵枉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單車入壘置酒為樂散遣部眾任從所親為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論功當封梁冀遇之在郡一歲卒嬰等五百餘人為之制服行喪送到捷為負土成墳時二千石長吏有能政者有維陽令任峻冀州刺史蘇章膠東相吳祐雒陽自王渙之後皆不稱職峻能選用文武各盡其用發姦不旋踵民間不畏吏其威禁猛於渙而文理政教不如也章有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案其姦滅乃為設酒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後以摧折權豪坐免時天下日敝民多愁苦論者日夜稱章朝廷不能復用也祐政崇仁簡民不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自首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道于宮女堂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四  
崔

冬罕羌降罷張喬軍屯

未癸

二年夏四月以趙沖為護羌校尉擊燒當羌破之○

冬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寔遣人刺吾斯殺之○

地震京州自九月以來地百八十震山谷折裂壞敗城寺民壓死者甚衆增孝廉為四

科尚書令黃瓊以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科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

甲申

建康元年春趙沖討羌戰歿沖追叛羌遇伏戰死而前後多所斬獲羌由是

亦衰夏四月馬寔擊南匈奴左部破之胡羌烏桓悉

降○立皇子炳為太子太子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種嵩監其家中常侍高梵從

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而未決嵩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

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

敢對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嵩

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秋八月揚徐羣盜范容等作亂

遣御史中丞馮緄督州兵討之○帝崩太子炳即位

年二歲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以李固為太尉

錄尚書事○九月葬憲陵○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

士策問之皇甫規對曰陛下攝政之初拔用忠貞遠

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亟黜

遣以答天誡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亦宜增修謙節

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

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

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

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

益其高豈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貶

斥以懲不軌冀忿之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

通鑑綱目卷上

馬

揚州刺史尹耀討范容敗沒○冬十月交趾蠻夷復反刺史夏方降之○九江盜馬勉稱帝於當塗○羣盜發憲陵

乙酉 孝冲皇帝永嘉元年春正月帝崩梁太后以揚徐盜賊方盛欲須所徵

諸王侯到乃發喪太尉李固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人子反共掩匿乎秦皇沙丘之謀近日北鄉之事皆天下大忌徵清河王蒜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

及渤海孝王子續至京師大將軍冀白太后迎續入

即位罷蒜歸國蒜續皆章帝曾孫蒜為人嚴重動止有法度公卿皆歸心焉而續年入歲

李固謂梁冀曰立帝宜擇長年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迎續葬懷陵將卜山陵李固入南宮即皇帝位蒜罷歸國

寇賊軍興費廣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尚幼小可起諍於憲陵坐內如康陵制度太后從之太后委政李固宦官為惡者一皆斥遣而梁冀尤疾之初順帝時除官多不以次固奏免百餘人此等遂作飛章言固離間近戚自隆支黨冀廣陵張嬰據郡反嬰既降至以白太后太后不聽

二月叛羌皆降隴右復平西羌叛亂積年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盜牢稟貨賂

左右不恤軍事白骨相望左馮翊梁並以恩信招誘叛羌離南狐奴等五萬餘戶皆詣並降隴右復平

三月九江都尉滕撫擊馬勉范容等斬之太后以徐揚盜賊益熾博求將帥三公舉撫有文武才詔拜九江都尉助

馬緄討之廣開賞募錢邑有差撫等破斬馬勉范容等拜撫中郎將詔康陵在恭陵上詔曰殤帝即位踰督揚徐二州事

而前世令恭陵在康陵之上安帝承襲統業冬十一月歷陽盜華孟稱

帝滕撫進擊張嬰及孟皆破斬之東南悉平撫性方直不交

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權執為宦官所惡後論功當封大  
封胡廣承旨奏黜之遂卒於家

**孝質皇帝本初**元年夏四月詔郡國舉明經詣太學

受業者歲滿課試拜官有差自是公卿皆遣子受業

海水溢○閏六月大將軍冀進毒弑帝白太后策免

太尉固迎蠡吾侯志入即位太后猶臨朝帝少而聰

會日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深惡之使左右置毒

於羹餅以進帝苦煩甚召李固固入前問帝曰食羹

餅腹悶得水尚可活冀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

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

空趙戒先與冀書曰先世廢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

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眾望傳曰以天下與人易

為天下得人難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此

為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冀乃召百官入議固廣戒

及大鴻臚杜喬皆以為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

尊親宜立為嗣而中常侍曹騰常謁蒜蒜不為禮由

此惡之初平原王翼既敗歸河間其父請分蠡吾

以侯之翼卒子志嗣太后欲以女弟妻志徵到夏門

亭會帝崩冀欲立之騰又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椒

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從橫多有過差清河嚴明若

果立則將軍受禍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

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廣戒懾憚曰

惟大將軍令獨固喬守本議冀厲聲罷會說太后策

免固迎蠡吾侯志入南宮即位時年十五太后猶臨

朝政大將軍掾朱穆戒梁冀曰願將軍專心公朝割

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為皇帝置師傅宜得小

心忠篤之士與之參勸講授

又薦种暲巴等冀不能用

秋七月葬靜陵○九月

追尊河間孝王為孝穆皇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冬十

月尊母匡氏為博園貴人

**孝桓皇帝建和**元年春正月朔日食○三月黃龍見

譙○夏四月地震○六月以杜喬為太尉自李固之廢內外喪

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撓由是朝野皆倚望焉

秋論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戶又封其子弟及宦者劉廣等皆為列侯

杜喬諫曰陛下即位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

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祿裂勞臣之土其

為乖濫胡可勝言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為八月立皇

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書奏不省

后梁氏初永昌太守劉君世鑄黃金為文蛇以獻梁

冀從大司農杜喬借觀喬不與冀小女死令公卿會

喪喬獨不往至是立后冀欲以厚禮迎之喬又據舊

典不聽冀屬喬舉汜宮為尚書喬以宮為臧罪不用

由是日九月地震策免太尉喬○冬十一月貶清河

侯徙桂陽自殺梁冀因誣李固杜喬云與文交通收

固下獄門生王調貫械上書趙承等數十人要鈇鎖

詣闕通訴太后詔赦之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

冀聞之大驚畏其終為已害乃更奏前事長史吳祐

爭之不從從事中郎馬融為作章表祐謂曰李公之

罪成於卿手李公若誅卿何面目視天下人冀怒起

入室祐亦徑去固遂死獄中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

梁氏迷謬公等曲從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

厚祿顛而不扶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

得矣復何言哉廣戒悲慙長歎流涕冀使人脅杜喬

使自引決喬不聽收繫之亦死獄中冀暴固喬尸令

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郭亮未冠左提章鈇右秉

鈇鎖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報與董班俱往臨哭不

去喬故掾陳留楊匡號泣星行至洛著故赤幘託為

夏門亭吏守護尸喪積十二日詣闕上書並乞二公

骸骨太后許之匡送喬喪還家葬訖行服遂與亮班

皆隱匿終身不仕吳祐亦自免歸卒於家

二年春正月帝冠○三月白馬羌寇廣漢○夏五月

北宮火帝徙居南宮○改清河為甘陵梁冀惡清河名乃改焉

秋大水

三年夏四月晦日食○秋八月有星孛于天市○大

水○九月地再震山崩○前朗陵侯相荀淑卒淑少博學

有高行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嘗舉賢良對策譏刺貴幸梁冀忌之出為朗陵相涖事明治稱為神君有子八人儉緄靖熹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頽陰令死康更命其里曰高陽里膺性簡亢唯以淑為師以同郡陳寔為友爽嘗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寔出單微同郡鍾皓以篤行稱九辟公府年輩遠在寔前引與為友皓為郡功曹辟司徒府太守高倫問誰可代卿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倫從之中常侍侯覽託倫用吏寔懷檄請見曰此人不宜用而覽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於是鄉論恠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乃謂人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

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者也寔固自引愆由是天下服其德後為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民歸附者寔輒訓導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民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歛違法解印綬去吏民追思之皓素與淑齊名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其母膺之姑也膺祖太尉修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膺謂瑾曰弟何太無皂白邪瑾以白皓皓曰國武子好招人過以致怨惡今豈其時邪必欲保身全家爾道為貴

和平元年春正月太后歸政二月崩○三月帝還北

宮○葬順烈皇后○封大將軍冀妻孫壽為襄城君

壽善為妖態冀寵憚之冀愛監奴秦宮出入壽所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壽對街為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起兎苑巨數十里移檄調生兎刻毛為識人有犯者罪至死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示

謙讓而孫氏宗親為侍中卿校郡守者十餘人皆貪饕凶淫所在怨毒侍御史朱穆奏記曰將相大臣均體元首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內以自明外解人或使挾奸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度既張遠邇清一則將軍身尊事顯德耀無窮矣冀不納冀雖專朝而猶交結宦官任其子弟以為要職欲以自固穆又奏記極諫冀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冀遣書詣樂安太守陳蕃請託不得通使者詐稱作客蕃答殺之坐左轉修武令

夏五月尊博園優貴

人曰孝崇后○秋七月梓潼山崩

那辛

**元嘉元年春正月朔尚書張陵劾大將軍冀罪詔以**

**俸贖**羣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劔入省尚書張陵叱出勅羽林虎賁奪劔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謂曰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府不

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不疑好經書喜待士冀疾之轉為光祿勳以其子胤為河南尹胤年十六容貌甚陋不勝冠帶不疑自耻兄弟有隙遂讓位歸第與弟蒙閉門自守冀不欲令與賓客交通陰使人變服至門託往來者南郡太守馬融初除過謁不疑冀諷有司奏融貪濁髡笞徙朔方

**夏四月帝微行至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

**樹晝昏**尚書楊秉上疏曰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王者至尊出入有常

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鑿旗不駕故諸侯入諸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況於先王法服而私出槃遊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璽綬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上負先帝下悔靡及帝不納秉

**京師旱任城梁國饑民相食○北匈奴**

**寇伊吾○冬十一月地震詔舉獨行之士**涿郡崔寔

請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

不悟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觀或荒耽者  
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偽忽真或猶豫岐路莫  
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踈遠之臣言以賤  
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  
以來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在於補  
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  
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  
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凡為  
天下者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  
也近者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  
刑峻法破姦執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算計見效  
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  
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故聖人  
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  
治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蓋為國之  
法有似治身乎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  
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  
梁肉治疾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也自數世  
以來政多恩貸取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犇皇路

險傾方將掛勒鞅輶以救之豈暇鳴和鸞清節奏哉  
昔文帝雖除肉刑當斬右趾者棄市答者徃徃至死  
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寔瑗之子也山陽  
仲長統嘗見其書嘆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坐  
側司馬公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寔猶病其寬何哉  
蓋衰世之君幸多柔懦凡愚之佐唯知姑息是以權  
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  
於目前姦宄得志紀綱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  
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  
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  
寬政是以和斯**詔加大將軍冀殊禮增封四縣賜以**  
**甲第**帝欲褒崇梁冀使議其禮胡廣等咸稱冀勲德  
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司空黃瓊獨曰  
可比鄧禹合食四縣於是司奏冀入朝不趨劔履  
上殿謁讚不名禮儀比蕭何增封四縣比鄧禹賞賜  
金錢奴婢綵帛車馬衣服甲第比霍光每朝會與三  
公絕席十日一入平尚書事冀猶以所奏禮薄意不  
悅

辰壬

二年春正月西域長史王敬殺于寘王建于寘攻敬

殺之初西域長史趙評在于寘病癱死拘彌王成國與于寘王建素有隙謂評子曰于寘王令胡醫

持毒藥著創中故致死耳評子以告敦煌太守馬達會敬代為長史馬達令敬隱覈于寘事敬貪立功各

前到于寘設供請建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執之吏士並無殺建意獨成國主簿秦牧持刀出前斬建

于寘侯將輸夔等遂會兵攻敬斬之而自立為王國人殺之馬達聞之欲擊于寘帝不聽以宋亮代達亮

到開幕于寘令自斬輸夔時輸夔已死乃斷地震○死人頭送敦煌亮後知其詐而竟不能討也

夏四月孝崇皇后偃氏崩以帝弟平原王石為喪主歛送制度比恭懷皇后

五月葬博陵○秋七月日食○冬十月地震

癸巳 永興元年秋七月蝗○河溢民饑以朱穆為冀州刺史尋徵下獄輸作左校冀州民饑流亡數十萬戶詔以朱穆為刺史令長聞穆濟

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貪汙者有

至自殺或死獄中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僭為玉匣穆

下郡案驗吏發墓剖棺出之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

輸作左校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

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

餓隸富於季孫呼喻則令伊顏化為桀跖而穆獨亢

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

綱之不攝懼天網之義失故竭心懷憂為上深計臣

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乃赦之陶又上疏曰夫天

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陛下目

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

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死者悲於寤寐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也臣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竊見朱穆李膺履正清平貞高絕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宜還本朝挾輔王室書奏不省

午甲

二年春二月復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地震○

道子書文堂 通鑑綱目卷十一

夏蝗○東海朐山崩○封乳母馬惠子初為列侯○  
秋九月朔日食○冬十一月帝校獵上林苑遂至函  
谷關○泰山琅邪盜起

**乙未** 永壽元年春二月司隸冀州饑人相食○夏南陽大

水○巴益郡山崩○秋南匈奴左莫鞬臺耆等反屬

國都尉張奐擊破降之南匈奴左莫鞬臺耆等反東

尉張奐初到職壁中唯有二百許人聞之即勒兵出

軍吏叩頭爭止之不聽遂進屯長城收兵遣將王衛

招誘東羌因據龜茲縣使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

遂相率與奐共擊莫鞬等破降之羌豪遺奐馬二十

匹金錄八枚奐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

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前此八都尉率好財貨

為羌所患苦及奐正身潔

已無不悅服威化大行

**丙申** 二年春三月蜀郡屬國夷反○秋鮮卑檀石槐寇雲

中以李膺為度遼將軍初鮮卑檀石槐勇健有智略

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立庭於彈汗山去高柳北三

百餘里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

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

里至是入寇以故烏桓校尉李膺為度遼將軍膺到

邊羌胡皆望風畏服先所

掠男女悉詣塞下送還之

以韓詔為羸長

萬人寇青兗徐州討之連年不克尚書選能治劇者

以詔為羸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境流民萬餘戶入

縣界詔開倉賑之入地矣詔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寔

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詔與同郡荀淑鍾皓陳寔

皆嘗為縣長以德政稱

遣中郎將段熲擊泰山琅邪

羣盜平之

初鮮卑寇遼東屬國都尉段熲率所領馳

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

詔熲類偽退設伏虜反追熲因大縱兵悉斬獲之至

是詔選將帥有文武材者司徒尹頌薦熲拜中郎將

崔

擊二郡賊大破之斬其帥公孫舉東郭  
寶獲首萬餘級餘黨降封頰為列侯  
冬十二月地震

震

酉丁

三年夏四月九真蠻夷反討破之○閏月晦日食○

蝗或言民貧宜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大學能言之士議之劉陶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願陛下寬鑿薄之禁後治鑄之議聽民庶之誼吟歌三光之文耀天下之心國家大事察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今地廣而不得耕民眾而無所食羣小競進吞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投斤遠呼使愁怨之民饗應雲合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也遂不改錢長沙蠻反

戊戌

延熹元年夏五月晦日食

太史令陳授陳日食之變咎在梁冀冀收考授死於

獄中帝由是怒冀蝗○大雩○秋七月太尉黃瓊免○冬十

月帝校獵廣成遂至上林苑○十二月南匈奴烏桓

鮮卑入寇以陳龜為度遼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龜

行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雖歿軀體無所

云補西州地瘠民貧數更寇虜屢被災荒雖含生氣實同枯朽陛下以百姓為子焉可不垂撫循之恩哉

牧守不良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將帥不忠聚姦玩寇使倉庫單竭功業無效宜改任牧守去

斥姦殘更選將校簡練文武除并涼今年租更寬赦罪隸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

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乃更選幽并刺史太守下詔為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龜

到職州郡震栗省息經用歲以億計以張奐為北中郎將

軍門屯赤陁



煙火相望，兵眾大恐，魚安坐帷中，講誦自若。誘徵

烏桓使斬匈奴屠各渠帥，襲破其眾，諸胡悉降。

**陳龜還龜不食而卒**。梁冀與陳龜素有隙，徵還代之。

省遂不以种嵩為度遼將軍。嵩到營所，先宣恩信，不

食而死。以种嵩為度遼將軍。服然後加討羌虜，質郡

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

皆來順服，乃去烽燧，除候望，邊方晏然，無警。

二年春二月，鮮卑寇鴈門。蜀郡夷寇蠶陵。三月

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夏大水。秋七月，皇

后梁氏崩。梁后恃姊兄執奢靡，妬忌寵衰，無子，宮

懿獻皇后于懿陵。八月，大將軍梁冀伏誅，太尉胡

廣司徒韓續司空孫朗皆以罪免為庶人。梁氏七侯

人，二大將軍，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冀專擅威柄，凶恣

日積，宮衛近侍並樹所親，禁省起居纖微必知，四方

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百官遷召皆

先到門謝恩，然後敢詣尚書。吳樹為宛令，之官辭冀

冀以賓客為託，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處

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輔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

一長者而多託非人，非樹所敢聞也。到縣，遂誅冀客

數十人。後還謁冀，冀鳩之出，死車上。安帝嫡母耿貴

人薨，冀從其從子求珍玩，不得，怒族其家。崔琦作外

戚箴以風冀，怒琦曰：管仲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乃設

書過之，吏今將軍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錡

士口，蔽主聽使，馬鹿易形乎冀殺之。冀秉政幾二十

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百官遷召皆

先到門謝恩，然後敢詣尚書。吳樹為宛令，之官辭冀

冀以賓客為託，樹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處

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輔朝闕。自侍坐以來，未聞稱

一長者而多託非人，非樹所敢聞也。到縣，遂誅冀客

數十人。後還謁冀，冀鳩之出，死車上。安帝嫡母耿貴

人薨，冀從其從子求珍玩，不得，怒族其家。崔琦作外

戚箴以風冀，怒琦曰：管仲樂聞譏諫之言，蕭何乃設

書過之，吏今將軍不能結納貞良以救禍敗，反欲錡

士口，蔽主聽使，馬鹿易形乎冀殺之。冀秉政幾二十

年以私憾殺人甚眾，威行內外。天子拱手，鄧香妻宣

生女猛香卒，宣更適孫壽，舅梁紀壽引猛入掖庭為

貴人。冀因認為己女，遣客殺宣，登屋飲入，宣家覺之

馳入白帝，帝大怒，因如廁，獨呼小黃門史唐衡問左

右與外舍不相得者誰，平衡對單超左，愴與梁氏有

隙，徐璜具璜亦忿疾之。於是帝呼超，愴入室，定議帝

齧超臂出血為盟，冀心疑之。使中黃門張憚入宿，以

防其變。璜收憚請帝御前殿，使尚書令尹勳持節勒

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閣欽諸符節送省中，使璜將

廐騶虎賁羽林都候劔戟士合千餘人與司隸張彪

道于宮殿

通鑑綱目卷十一

三

共圍冀第收大將軍印綬冀壽皆自殺悉收梁氏孫  
氏無長少皆棄市胡廣韓續孫朗皆坐阿附減死免  
為庶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百姓  
稱慶收冀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  
用減天下稅租之半立貴人鄧氏為皇后遣廢梁后  
散其苑囿以業窮民

為貴人○封宦者單超等五人為列侯世謂之五侯以黃

瓊為太尉時新誅梁冀天下想望異政瓊首居公位乃舉奏州郡貪汙死徙十餘人碎汝南范

滂滂少厲清節嘗為清詔使按察冀州登車攬轡慨

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臧汙者皆望風解印綬去

奏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對曰臣

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為民害豈以汙簡札哉聞

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

貳甘受顯戮徵處士徐穉姜肱袁閔韋著李曇皆不尚書不能誌

至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以安車玄纁徵之不至釋豫章人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

居服其德屢辟不起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既

謁而退蕃性方峻不接賓客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

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穉雖不應諸公

之辟然聞其死喪輒負笈赴弔常豫炙一雞以酒漬

綿置前兩暴乾暴之到冢隧外以水漬綿白茅藉飯以

雞置前馭畢留謁不見喪主而行肱彭城人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友著聞常同被而寢嘗俱詣郡夜

遇盜欲殺之肱曰弟年幼父母所憐又未聘娶願殺身

濟弟季江曰兄年德在前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乞自

受戮以代兄命盜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

中見肱無衣服恠問其故肱託以佗辭終不言盜盜

聞而感悔就肱叩頭謝罪還所掠物肱臥於幽閣以酒

食而遣之既徵不至詔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閣以酒

韜面言眩疾畏風工竟不得見閔汝南人安之玄孫

也苦身修節以耕學為業著京兆人隱居講授曇穎

川人繼母酷烈曇奉之謹帝又徵安陽魏桓其鄉人

勸之行桓曰夫千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

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

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封皇后兄子

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封皇后兄子

封皇后兄子

封皇后兄子

封皇后兄子

封皇后兄子

封皇后兄子

鄧康宦者侯覽等為列侯殺白馬令李雲弘農掾杜

眾帝既誅梁冀故舊恩私多受封爵封后兄子康乘

五千匹封高鄉侯又封小黃門八人為鄉侯自是權

執專歸宦官矣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時災異數見

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梁冀雖持權專

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益殺之耳而猥

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

無解體帝者諱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

政化日損是帝欲不諱乎帝怒逮雲送獄使管霸考

之弘農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死

帝愈怒并下之獄大鴻臚陳蕃太常楊秉洛陽市長

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為請皆坐免黜管霸亦言

雲衆狂慝不足加罪帝曰帝欲不諱是何等語而常

侍欲原之邪遂皆死獄中黃瓊稱疾不起上疏曰陛

下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李固杜

喬既以忠言橫見殘滅而李雲杜衆復以直道繼踵

受誅海內傷懼益以怨結朝野之人以忠為諱尚書

周永素事梁冀黃門與冀共構姦軌臨冀當誅乃陽

毀示忠以要爵賞復與忠臣並時顯冬十月以宦者

封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書奏不省

單超為車騎將軍○燒當羌反校尉段熲擊破之○

以陳蕃為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上疏曰

右以無功傳賞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

度陰陽謬序又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

賞計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

女豈不貧國乎帝頗采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封

侯者降為鄉侯以楊秉為河南尹尋坐論作左校單超兄子

太守負執貪放兗州刺史第五種使從事衛羽案之

得臧五六千萬奏并劾超匡賂客刺羽羽覺之捕繫

雒陽匡密令突獄亡走尚書詰秉對曰乞檻車徵匡

考覈其事則姦慝蹤緒必可立得秉竟坐論作左校

種亦以它罪徙朔以爰延為五官中郎將帝問侍中

方種倫之曾孫也如主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

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帝曰敬聞闕矣拜五官中郎  
 將會客星經帝座帝密以問延曰天子動靜以禮  
 則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畧度錯違陛下以登萬世  
 有龍潛之舊封侯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媒黷有虧尊  
 嚴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故王者賞  
 必酬功爵以甄德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  
 則日生邪情邪臣或君亂妾危主惟陛下遠讒諛之  
 人納謇謇之士則災變可除帝不能用延稱疾免歸  
 三年春正月詔求故太尉李固後初固知不免遣子  
 年十二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密與二兄謀豫匿  
 爨託言還京師人不之覺有頃難作州郡收基茲皆  
 死獄中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  
 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  
 乃將爨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為酒家傭而成  
 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積十餘年梁冀既誅  
 爨乃還鄉里追行喪服姊弟相見悲感傍人姊戒爨  
 曰吾家血食將絕弟幸而得濟豈非天邪宜杜絕眾  
 人勿妄往來慎無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主上  
 禍重至矣唯引咎而已爨謹從其誨後成卒爨以禮

子庚

葬之每四節為設單超卒賜超東園秘器棺中玉具  
 上賓之位而祠焉及葬發五營騎士將作大  
 匠起冢三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  
 獨坐徐卧虎唐兩墮皆競起第宅以華侈相尚兄弟  
 姻戚宰州臨郡幸較百姓與盜無異虐徧天下民不  
 堪命故多為盜賊焉左愴兄為河東太守皮氏長京  
 兆趙岐耻之即日棄官西歸唐衡兄珣為京兆尹收  
 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逃難四方自匿姓  
 名賣餅北海市中安丘孫嵩見而異之載與閏月西  
 俱歸藏於復壁中及諸唐死遇赦乃敢出  
 羌寇張掖段熲破降之至羌晨薄段熲軍熲下馬大戰  
 熲追之且鬪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  
 至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降其餘眾而  
 還夏五月漢中山崩○秋七月長沙零陵蠻反○冬  
 十一月九真餘寇復反以夏方為交趾刺史降之威方  
 惠素著賊相率降泰山賊殺都尉以皇甫規為太守討平之

五辛

四年春正月南宮嘉德殿火○大疫○二月武庫火

○夏以劉矩為太尉初矩為雍立令以禮化民民皆

提耳訓告以為忿恚可忍縣官不可五月有星孛于

心○雨雹○六月地震○岱山及博尤來山裂○秋

七月減百官奉貳王侯半租賣關內侯以下官○九

月以劉寵為司空寵嘗為會稽太守除煩苛禁非法

邪山谷間出人齎百錢送寵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

朝佗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或狗吠竟父民不

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

值聖明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曰吾政何能

及公言邪勤苦父老冬諸羌復反徵段熲下獄遣中

郎將皇甫規擊破降之羌寇并涼段熲將湟中義從

討之涼州刺史郭閼貪共其

功稽固熲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叛歸閼歸罪於熲

熲坐徵下獄輸作左校羌遂陸梁寇患轉盛皇甫規

上疏曰臣生長邠岐年五十九昔為郡吏再更叛羌

豫籌其事有誤中之言願乞宥官備單車一介之使

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執佐助諸軍且

臣窮居孤危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力求猛敵不如

清平勤明孫吳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是以

越職盡其區區詔以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擊

羌破之羌慕規威信

相勸降者十餘萬

寅壬

五年春三月皇甫規討沈氏羌降之沈氏羌寇張掖

先零諸種羌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

十三四規親入庵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降

涼州復通規條奏救守貪暴殺降老不任職倚恃權

貴者數人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十餘萬口

皆請夏零陵賊入桂陽艾縣賊攻長沙○地震○冬

十月武陵蠻反

蠻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肅走主簿胡爽扣馬諫曰蠻夷見郡無備故敢乘

通鑑綱目卷之

間而進明府為國大臣連城千里舉旗鳴鼓應聲十萬奈何委符守之重而為逋逃之人乎肅殺爽而走徵肅棄市復爽門以馮緄為車騎將軍討諸蠻降之問拜家一人為郎以馮緄為車騎將軍討諸蠻降之先是所遣將帥宦官多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緄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節有詔勿劾緄請前武陵太守應奉與俱十一月至長沙賊悉降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受降十餘萬荆州平定緄推功以楊秉為太尉○下皇甫於奉薦以為司隸校尉以楊秉為太尉○下皇甫規獄論輸左校皇甫規還督鄉里既無私惠而多所共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璽書誚讓規上疏自訟曰臣前奏李翕等五臣支黨半國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耻交構豪門競流謗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思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官姬鎮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何罪之有自永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

加爵封今臣還督本上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眾誘陰害固其宜也帝乃徵規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徐璜左悺欲從規求貨規終不答璜等陷以前事下吏官屬欲賦歛請謝規誓而不聽遂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

癸卯

六年夏五月鮮卑寇遼東○秋武陵蠻復反郡兵討

平之馮緄坐免七月武陵蠻復反宦官素惡馮緄以軍還盜賊復發免之冬十月

上校獵廣成遂至上林苑陳蕃上疏諫曰安平之時遊畋宜有節况今有三空

之危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

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聖賢恤民之意也書

十二月以周景為司空時宦官方熾任人充塞列位景與太尉楊

秉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請皆斥罷帝從之於是條奏牧守以下五十餘人

通鑑綱目卷十一

或死或免以張奐為度遼將軍皇甫規為使匈奴中

郎將初張奐坐梁冀故吏免官禁錮凡諸交舊莫敢

營數月上書薦奐與才略兼優宜正以段熲為護羌校

尉西州吏民守闕為段熲訟寃者甚衆會尚書朱穆

卒朱穆疾宦官恣橫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常侍參選

盛權傾海內寵貴無極放濫驕溢漁食百姓臣以為

可悉罷省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

處不納後復口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

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

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

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

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

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

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憤懣發疽卒

甲辰 七年春二月邠鄉侯黃瓊卒

瓊薨謚曰忠四方名士

瓊教授於家徐穉從之咨訪大義及瓊貴穉絕不復

交至是往弔進爵哀哭而去人莫知者諸名士曰必

徐穉子也於是選能言者陳留茅容輕騎追及為沽

酒市肉穉為飲食容問國家事穉不答更問稼穡穉

乃答之容還以語諸人或曰可與言而不與言穉子

其失人乎太原郭泰曰不然穉子之為人清潔高廉

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而為季偉飲食此為已知

季偉之賢故也所以不答國事者是其智可及其愚

不可及也泰博學善談論初游雒陽時人莫識陳留

符融一見嗟異因以介於河南尹李膺膺與為友後

歸鄉里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膺唯與泰同舟而

濟泰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

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容獨危坐泰見而異之

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食母餘半度置自以草蔬與

客同飯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林宗猶減三牲之具以

供賓旅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從學鉅

鹿孟敏荷甌墮地不顧而去泰見問之對曰甌已破

矣視之何益泰以為有分決亦勸令遊學陳留申屠

校

走不居荷堂  
通鑑綱目卷十一  
三十一  
蟠為漆工鄢陵庾乘為門士泰奇之後皆為名士自  
餘或出於屠沽卒伍因泰獎進成名者甚衆或問范  
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  
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佗泰舉有道不就或  
勸之仕泰曰吾夜觀乾象書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  
支也吾將優游卒歲而已然猶周旋京師誨誘不息  
徐釋以書戒之曰夫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棲  
棲不遑寧處泰感悟曰謹拜斯言以為師表濟陰黃  
允以雋才知名泰見而謂曰卿高才絕人足成偉器  
然當深自匡持不然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為從  
女求姻見允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  
妻請大會宗親數允隱慝而去允由是廢初允與漢  
中晉文經恃其才智徵辟不就託言療病京師不通  
賓客公卿大夫遣門生問疾郎吏雜坐其門三公辟  
召輒以訪之符融謂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傑  
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  
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後並以罪廢陳留仇香至  
行純嘿鄉黨無知者年四十為蒲亭長勸人生業為  
制科令子弟就學賑卹窮寡暮年大化民有陳元舍  
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驚曰吾近日過元舍

盧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耳毋  
守寡養孤苦身投老奈何以一旦之忿棄歷年之勤  
乎且母養人遺孤不能成濟若死者有知百歲之後  
當何以見亡者母涕泣而起香乃親到元家為陳人  
倫譬以禍福元感悟卒為孝子考城令王與署香主  
簿謂之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得無少鷹鷂之  
志邪香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故不為也與曰枳棘  
非鸞鳳所集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一月奉資香使  
入太學與符融比宇融賓客盈室香常自守融謂之  
曰今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香正色曰天子設太  
學豈但使人遊談其中耶高揖而去融以告郭泰因  
就房謁之泰嗟歎起拜牀下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  
也香雖寡居必正衣服妻子事之若嚴君妻子有過  
免冠自責妻子庭謝思過香冠妻妻子乃敢升堂終不  
見其喜怒聲色之異  
三月隕石于鄆○夏五月雨雹  
不應徵辟卒於家

○荆州刺史度尚擊桂陽艾縣賊平之

大破之降者數萬桂陽宿賊上陽潘鴻等逃入深山  
尚破其三屯多獲珍寶欲遂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

通鑑綱目卷十一  
三十一



闔志尚乃宣言兵少未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乃  
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喜皆出尚乃密使  
人焚其營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尚人人慰勞深自咎  
責因曰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亡  
少少何足介意眾咸憤踊尚勅令秣馬蓐食明旦徑  
赴賊屯陽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破平  
之尚出兵三年羣寇悉平封右鄉侯冬十月帝如章陵  
時公卿貴戚車  
役不可勝極護駕從事胡騰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幸  
即為京師臣請以荊州刺史比司隸校尉臣自同都  
官從事帝從之自是肅然莫敢干擾詔書多除人為  
郎太尉楊秉上疏曰太微積星各為郎位入奉宿衛  
出牧百姓宜割不忍之恩  
以斷求欲之路於是乃止  
段熲擊當煎羌破之○十

### 二月還宮

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縣祠老子○是月  
晦日食詔舉賢良方正○中常侍侯覽免左悺自殺

### 貶具瑗為都鄉侯

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殘暴貪婪  
累減億計楊秉奏檻車徵參於道

自殺秉因奏曰臣案舊典宦官本任給使省闈司昏  
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中常侍侯覽弟參貪  
殘元惡自取禍滅覽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  
為覽宜急屏斥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秉掾屬詰之  
曰三公統外御史察內今越奏近官經典漢制何所  
依據其開公具對秉使對曰春秋傳曰除君之惡唯  
力是視鄧通懈慢中屠嘉召詰責之漢世故事三公  
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免覽官司隸  
韓續因奏左悺罪惡及其兄太僕稱皆廢皇后鄧氏  
自殺又奏具瑗兄恭滅罪瑗貶都鄉侯  
幽殺之帝多內寵鄧氏驕忌  
詔李膺馮緄劉祐輸作

### 左校

宛陵羊元羣罷北海郡臧汗狼籍郡舍溷軒有  
奇巧亦載以歸河南尹李膺表按其罪元羣行

賂宦官膺竟反坐單超弟遷為山陽太守以罪繫獄  
廷尉馮緄考致其死中官飛章誣緄以罪中常侍蘇  
康管霸固天下良田美業州郡不敢詰大司農劉祐  
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帝大怒三人俱坐輸作左

校詔壞諸淫祀特留洛陽王與夏五月太尉秉卒以

劉瑜為議郎乘清白寡欲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財

中官不當裂土傳爵娶女允食傷生費國第舍增多

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促以嚴刑州郡考事公行財賂

民愁鬱結去入賊黨官輒誅討貧民或賣首級要賞

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陛下又好微行近習

之家賓客市買因此暴縱惟陛下開廣諫道博觀前

古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矣詔問災

咎之證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乃桂陽賊攻零陵

更策以佞事瑜對愈切拜為議郎桂陽賊攻零陵

度尚擊斬之桂陽賊胡蘭等攻零陵太守陳球固守

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乎復言者斬乃

弦大木為弓羽矛為矢引機發之多所殺傷賊激流

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執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

能下時度尚徵還詔以為中郎將討擊斬之復以尚

為荊州刺史餘黨南走蒼梧交趾刺史張磐擊破之

賊復還入荊州尚懼為已負乃偽言蒼梧賊入州界

於是徵磐下廷尉會赦磐不肯出曰磐實不辜赦無

所除如以苟免永受侵辱乃徵尚面對辭窮受罪以

先有功段熲擊西羌破之展轉山谷自春及秋無日

不戰虜遂敗散斬首二萬獲秋七月以陳蕃為太尉

初歛田畝稅錢○九月地震○立貴人竇氏為皇后

采女田聖有寵帝將立以為后時竇融之玄孫武有

女亦為貴人陳蕃及司隸應奉皆以田氏卑微竇氏

良家爭之甚固帝不得已立以李膺為司隸校尉

數言李膺馮緄劉祐之枉請加原宥誠辭懇切以至

政之要記功忘失緝前討蠻荆均吉甫之功祐數臨  
 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遼今三垂  
 蠢動王旅未振乞原膺等以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  
 刑父之李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讓弟朔為  
 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  
 柱中膺率吏卒破柱取朔付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  
 冤帝召膺詰之對曰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  
 正邪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為愆不意獲  
 速戾之罪自知釁責死不旋踵乞留五日尅殄元惡  
 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顧讓曰汝弟之罪司隸何  
 愆自此諸宦官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宮省帝問  
 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紀綱頹弛  
 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以劉寬為尚書令寬  
 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云以劉寬為尚書令歷  
 典三郡温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民有  
 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有功善推之  
 於下有災異則引躬自責每見父老慰以農  
 里之言少年勉以孝弟之訓人皆悅而化之

丙午

九年春正月朔日食詔舉至孝

太常趙典所舉至孝荀爽對策曰昔者聖

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止  
 禍亂之源也衆禮之中昏禮為首陽性純而能施陰  
 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  
 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陽竭於上陰隔  
 於下故周公之戒曰時亦罔或克壽傳曰截趾適屨  
 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切聞後  
 宮采女六千侍使復在其外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  
 用之女百姓困窮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  
 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未幸御者一皆遣出司隸豫  
 州饑死者十以皇甫規為度遼將軍規欲求退數上

人喪至規越界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  
 規擅遠軍營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塗故激  
 發我耳吾當為朝廷愛才何夏四月河水清○帝親  
 能中此子計邪遂無所問祠老子於濯龍宮設華蓋之  
 坐用郊天樂六月南  
 匈奴烏桓鮮卑寇掠九郡○秋七月諸羌復反○復

以張奐為護匈奴中郎將督幽并涼州○殺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瓛捕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部黨二百餘人下獄遂策免太尉蕃初帝為蠡吾侯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譏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暄為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剛勁疾惡如讐滂甥李頌素無行唐衡以屬資用為吏滂不召資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零寧受答而死滂不可違資乃止於是二郡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處為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彊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宛有富賈張汎恃後宮中

官用執縱橫岑暄勸瓛收捕既而遇赦瓛竟誅之後乃奏聞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太原太守劉瓛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侯覽使汎妻上書訟冤宦官因緣潛訴瓛瓛帝大怒徵下獄有司承旨奏當棄市山陽太守翟超以張儉為督郵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大起怨望儉舉奏覽破其冢宅籍沒資財徐璜兄子宣為下邳令求故汝南太守李嵩女不得遂將吏卒至嵩家載其女歸射殺之東海相黃浮收宣家屬無少長悉棄市於是宦官訴冤帝大怒超浮並坐髡鉗輸作陳蕃與司空劉茂共諫請四人罪帝不悅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日踈內患漸積外難方深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耻失其先業况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劉瓛成瑨誠心去惡而令伏歐乃翟超黃浮奉公不撓並蒙刑坐昔申屠嘉召責鄧通董宣折辱公主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士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則天和於上地洽於下

矣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  
 譴卻長史已下多至抵罪平原襄楷上疏曰臣聞皇  
 天不言以象設教臣切見太微天庭五帝之坐而金  
 火罰星揚光其中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  
 嗣前冬大寒竹栢傷枯臣聞於師曰栢傷竹枯不出  
 三年天子當之今春夏霜雹大雨雷電臣作威作福  
 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劉瓚成瑨志除姦邪而遠加考  
 逮三公乞哀而嚴被譴讓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  
 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  
 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侯欲為帝也唯京房易傳曰  
 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癘疫三者並時  
 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  
 也願賜清閒極盡所言書奏不省復上書曰黃門常  
 侍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黃老清虛貴尚無為  
 好生惡殺省慾去奢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又生恩  
 愛精之至也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豔  
 婦極天下之麗其甘肥飲美單天下之味者欲不去殺  
 罰過理奈何欲如黃老浮屠乎尚書奏楷違經誣上

司寇論刑自永平以來臣民雖有習浮屠術者而天  
 子未之好至帝始篤好之常躬自禱祠由是其法浸  
 盛故楷言及之瓚竟死獄中瓚瑣素剛直有經術  
 知名當時天下惜之岑暉逃竄親友競匿之賈彪獨  
 閉門不納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  
 致釁自遺其咎吾可容隱之乎暉竟獲免彪嘗為新  
 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虛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  
 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虛出案驗掾  
 吏欲引南慮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毋子相殘逆  
 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致其罪賊聞之亦面縛自首  
 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皆名之  
 為賈河內張成者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李膺  
 收捕逢宥竟案殺之宦者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  
 等養太學遊士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  
 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  
 案經三府陳蕃卻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  
 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  
 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北寺獄辭連  
 太僕杜密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  
 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

往請囚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辟召非  
人策免之時黨獄所染皆天下名賢皇甫規自以西  
州豪桀耻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  
是附黨也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之所  
附也臣宜坐之朝廷不問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  
人謂之李杜嘗為北海相行春到高密見鄭玄為鄉  
嗇夫知其異器即署郡職遣就學卒成大儒去官還  
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  
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曰劉季陵清高  
士公卿多舉之者密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  
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  
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  
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聞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  
是顯慚服待之彌厚以竇武為城門  
校尉武在位多辟名士清身疾惡禮賂不通妻子衣  
旬施貧民由匈奴烏桓降鮮卑走出塞匈奴烏桓聞  
是眾譽歸之匈奴烏桓降鮮卑走出塞張奐至皆相  
率還降奐誅其首惡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朝廷思  
檀石槐不能制遣使持印綬封為王欲與和親檀石

槐不肯受而寇抄滋甚自分其地為三部從右北平  
以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為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  
上谷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  
烏孫為西部各置大人領之

通鑑綱目卷十一 三十七

走所居荷室

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一

十一

朱

資治通鑑綱目第十一

Handwritten text,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date, located in the upper right corner of the page.

